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八七冊目次

經濟類編一百卷（二）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楝等刻本　〇〇一

經濟類編一百卷（二）

（明）馮琦輯

明萬曆三十二年周家棟等刻本

明　北　海　馮　琦　輯
弟　馮　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諫諍類一

諫臣 二十則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亾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

友其亾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亾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劉向正諫篇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亾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亾也夫輕君之危亾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亾身亾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

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臣術篇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

率羣下相與彊矯[illegible]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
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
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
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
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已賊故明君之
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
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
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亾也詩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漢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

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爲郡守內不自
得乃上疏　陛下哀憫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
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
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
故知新通于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
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亾有闕遺若此不怠成
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范曄鍾寒傳論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
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
不詭本於諫爭則被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
信而志行也

唐太宗時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
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
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
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
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
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
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
何事過謝

元稹上疏論諫職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
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
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
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
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
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
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
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
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
位而屏棄疏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

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亾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

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玄宗時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白居易初授拾遺上憲宗書　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

杜牧與人論諫書　某疏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亾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

昔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當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

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王葬驪山國亾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廻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縷縷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俾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忭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忭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承閤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

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忭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縈多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僉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以謂宰相曰文宗好聽

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猜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

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真宗嘗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

蔡襄論增置諫官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聽不可不察臣請

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諫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其官猶無恨矣三曰彰君

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容疏急則必之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務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

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厭優假無爲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趙抃請留歐陽修等供職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爲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柰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廣中傷皆欲拔溱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以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

修等去職留爲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

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
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潘嗣興爭論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
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桀辟移
朝不爭則某有殺其宫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
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
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逆養而後定有攻治
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
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

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逆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
者要其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
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
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
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
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
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皐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爲邦孔子
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屢此
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
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于
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罰不可不察也蓋
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
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窒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
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諷諫五十則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復槀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槀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何故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月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

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廏問廏吏曰廏何事最難廏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亾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主鳥而亾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賞賜及後宫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宫與

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宫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亾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

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顔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則其身黄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
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
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
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
王獵于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彊國
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富也而忘吾民之

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
師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
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
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
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吾游
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
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
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
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
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
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
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
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
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于荆臺未嘗有
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
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
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遊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以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亾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

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趙簡子田于螻吏懟闕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兹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于下然而姦吏富矣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其圃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圃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

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以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戯君曰亾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

薛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

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軥也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

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

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君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

之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豈能得於應
願王無憂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
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
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
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
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
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
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
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
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

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
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
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呂覽開春篇　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
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
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
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
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
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
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
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
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
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
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
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
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
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
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

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
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
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
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
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
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
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
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
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
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

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之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而朡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

鮌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齊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荊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荊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

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漢司馬遷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
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
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
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

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
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
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
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
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
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
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
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
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
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

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
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
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

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
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
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
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
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
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
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
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
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
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
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
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
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
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
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
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
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景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因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
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

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

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于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輙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群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彭修任爲郡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案修排閤直入拜于庭曰明府發雷霆于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殿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晁遂原意罰貸獄吏罪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

王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
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
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于是嘆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
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
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
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
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

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
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
以壽考自終

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
高祖顧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
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
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
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高祖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
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
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
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
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
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

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
失

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工部
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
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
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惲乃歌鹿
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惲敕嘉其意賜時服一襲
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衆皆為諂語或自
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

[illegible]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
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穆宗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明皇時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

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illegible]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今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明北海馮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諫諍類二

直諫七十二則

呂覽貴直篇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

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

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而歎曰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

凡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
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
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
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
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
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鬬
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
爲其上死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
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
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
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
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
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
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
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
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
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
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
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
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

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
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
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
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
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
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
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
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
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

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于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

辱朝廷何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

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

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大夫進諫擧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

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

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

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

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

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武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諸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人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

皇于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内斷于身故廢後宮鵲館之漸絶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内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于衆臣陛下

聖德盛茂所以符合于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于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郎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

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

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殫極
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
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
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

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
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
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齧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
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
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

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
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
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
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圈守禽獸不如長州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
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
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
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
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

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
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揜
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
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
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
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
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
伏兔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

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

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

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
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
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
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
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
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
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
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
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
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
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
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
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
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王吉諫昌邑王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
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
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
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
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

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
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
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
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
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
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
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
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

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于不
鬪則福祿其孫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于今思慕未
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
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
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
王察之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王坐東宮召伍
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

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
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臣聞
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
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
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
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
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
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
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
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
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
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
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于是
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
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
不來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

尉陀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
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
帝可其萬五千人于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
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
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于豐沛
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
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
起于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
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

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
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
謀成舉兵而西破于大梁敗于狐父奔走而東至于
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
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
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于吳楚
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
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
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

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于天下久
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弃千乘
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于東宮也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
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
口非惡旨甘耳非惛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
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
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
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
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

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鄧惲爲上東門候平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
開帝令從者見面于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
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
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其如宗廟社稷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
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惲明習天文歷數不受左隊大夫逯並吏署西至長
安上書王莽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

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
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
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
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
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
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
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隗囂矜已自飾常以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
王鄭興聞而說之曰春秋傳云口不逆忠信之言爲

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亦
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職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
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
卽位八百諸侯不謀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
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
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
而欲舉未可之事恐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
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囂
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
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

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無益于實有損于名非
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何敞上疏諫濟南王康　蓋聞諸侯之義節制謹度
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
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
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
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惑亂和氣又多
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
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
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

稱馬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
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
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illegible]
章帝春幸鄴近出觀覽城郭遂校獵河內東
平王蒼上書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
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
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
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
因行田野循視稼穡逍遙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

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桓帝車駕幸廣城校獵陳蕃上疏　臣聞人君有事
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
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敎逸遊周公戒
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
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
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
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

令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卹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李雲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

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宮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桓帝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illegible][illegible]楊秉上疏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譏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

其愚

楊賜上靈帝疏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覲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佗德有形埶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埶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
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
審上

諫開苑囿疏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
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
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
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園
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
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商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上靈帝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
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
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
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
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
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
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或
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
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茲

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
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
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
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
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
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
則西宮致災況年終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厚易曰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

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閒故國起解
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
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閒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
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
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
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溢競相放
效莫肯矜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
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圜則水圜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
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

係桎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秫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于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

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隷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靈帝多稿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强上疏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虚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玭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玭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玭爲責

靈帝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

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

犯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
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
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
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
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嘆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
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
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
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詣闕上疏曰

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
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
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
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
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
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
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
言于是議者乃定
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
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

俱求見文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
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文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文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
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文帝
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文帝遂奮衣不還良久
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
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文帝乃徙其半文帝
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
於羣下甚苦文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晉燕周謨後王游觀羣樂疏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
起跨州據郡欲竊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
然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
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
怠于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
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
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
追之吳漢從梅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
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
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

能以弱爲强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
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
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
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
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
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
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
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
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

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
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
不衆援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
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之祀或有不臨
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
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掌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
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爲子
孫節儉之教

諸葛恪諫吳王奮牋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
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
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
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
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
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
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
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
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
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
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

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
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
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
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
治護宮室又左右當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
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
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
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
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

多所以然形古今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齊王爲
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
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
詔令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大王所照知也夫
禍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可不絕禍不可悔向使齊王
早納忠直之言懷滿懼之慮今日無釁豈有滅亡之
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
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
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察二思

孫惠諫齊王冏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
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
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
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
安風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
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
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
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
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
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
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
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
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
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于晉符命長存于世者
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
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于茲今明公建
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
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
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
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于二王命方嶽

于舉后熠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
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
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于前太伯不
得獨賢于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
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
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于
穎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
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于
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
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

養雖復此輩逞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于近言
入身殘義讓功舉追就鈇鑕此愚之死賢于生也臣
不納亦不加罪

晉穆帝欲鎮靖北方出劉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
以疾未行上疏　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
下爲德是以禹湯引百姓之罪殷周有在予之誥用
能惠綏蒼生勤恤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
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
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雖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
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

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于朝
黎庶暴駭于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
乾綱于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先帝開始之宏
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
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冠望雲旗而霄潰覩太陽
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
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
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眾集曾莫之
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微竊
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

之責成群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
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
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
命未布將群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
御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
必誅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
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貨
求苟進人希分外易貴而居其上受厭每過其量希
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
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

恐賊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于今五年舊京
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覽漢魏
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于未有
則靈根未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
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
稟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
自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嘆下泉興周
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賜法苛政亂者恤刑
故人事簡于上人悅于下今則不然告將乞職者以

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為百姓立
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藉食至乃貪汙
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及古道一至于此
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于上而羣寮肆欲縱心于下
六司垂翼二事拱黙故有識者根人事以嘆息觀天
告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
願陛下仰覩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
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覽廻聖恩大
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
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

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劉隗
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
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殞身傾宗
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纍發篤疾恐命在奄
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惙然不能自宣疏奏而
卒
苟晞出于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
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
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
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
之機明公親禀廟筭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
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
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
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
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
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
預之心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
簡文帝時范甯補豫章太守臨發上疏　臣聞道尚
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
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

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
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
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不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
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
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啟新懷日復一日今當
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
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
劉聰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將為劉氏起皇儀樓于
後庭廷尉陳元達諫　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
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

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殄屠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
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
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
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
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
之前足以朝羣后溫明已後足可以
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
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
屬兵疲于外人怨于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
旨將營鳳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

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
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
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為不朽之迹故
能斷獄四百擬于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
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徒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
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
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
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
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
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
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
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
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
腰而入及至即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
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于
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
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
陳元達仕劉聰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
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
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

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
愚忠昔世宗遂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
諫幽厲彌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
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漢之
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勉
石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
所侍中韋謏諫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
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宜贊
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羅鳥
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

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
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
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司徒
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君之所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
人皆以防奸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
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
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
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
下覽之石季龍不從
章華諫陳後主書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

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
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
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祀七廟
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
邪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
易張臣見麋鹿復遊姑蘇臺矣
北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
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為人忠慎質直
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世
祖欲奏其事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
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
敺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捨碁曰不
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世祖皆
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
免冠徒跣請罪世祖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
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
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
慮也
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
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

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
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
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
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
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
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大荔
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
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
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
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

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北周宣帝居喪纔踰年即肆聲樂角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宣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斵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

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宣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唐左拾遺辛替否上中宗疏　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

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一女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心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殺其所急急其所緩視未來而反跡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

邊境未寧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迴營造之資供疆埸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于此
蘇安恒上武太后疏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由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

而不安萬衆之國哉

柳澤論時政書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臭敗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啓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屢有鮐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躡頻省從法明德舉萬邦惶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亂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

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殺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諫于心者無違之以罰姑擇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忠讜願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恐之以實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實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姦淫巧於陛下者遠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遂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稽王有命日賓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罷惡斜

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運未變慢遊之業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奇伎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滋爲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

力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
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隆謨
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
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
誠項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
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
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
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

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
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中宗寵任之甚
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
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
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
鑒誡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夙夜
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
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
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其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
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侈驕怠者削其祿封
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勵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
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
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
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鑑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
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啟私門刑
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未終景福

是集惟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
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蔑矣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睿宗御門樓臨觀以夜
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
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暴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以
光聖德美風化也故以挺之忠直宜示百官厚賞之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　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
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
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

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侫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寛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柳伉上代宗疏　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刼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踈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無一人犯顔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

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兵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請斬以謝陛下上繇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德宗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能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自蒸黎日夕聚黨族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

曉古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謹脩之而已

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于陸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藁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神策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

官貶贄爲忠州別駕充湊鎬皆爲諸州長史
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
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
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
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
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
貶德宗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
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
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
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欲加城等罪

太子爲之營救德宗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
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
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
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
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
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
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德宗
以爲妄不之省
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

軍司馬李叔度曰此縉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
晟斂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
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
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于人
德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
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
羣瑞與三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莩相望四夷
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
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
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

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敬宗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
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
請出閤待罪于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棲楚獨
留進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
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
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
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
曰劉棲楚休叩頭俟進止棲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
事上連揮令出棲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

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
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
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
劉允章諫懿宗書　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
自言不肖賢者不肯自言不賢故使賢愚混雜善惡
同羣眞智眞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
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使天下食祿之家
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
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
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眞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

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
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
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長
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
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勤艱猶恐其饑終日
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天下
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之人
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營農桑乎今天下蒼生凡有八
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苦也
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
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饑無食七
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力侵
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降之
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去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
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
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以來未之有也天下
百姓哀號于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
相救百姓有冤訴于州縣不理訴于宰相不理訴于
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莊惑我國
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逋逃之藪究徵兵五年今日詳

之何見之晚也臣聞郡以末終銷兵于鎔本無兵
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
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委亡于道路嶺外仍令節度四
面討除蒼生嗷嗷何負陛下今行此討罰以爲上策
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
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聲蠆生于手足陛下左右
無人敢言但知詶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
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
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
一介之命救萬人之命臣今雖死猶勝于生

朱真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决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進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俯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真宗時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

殿威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　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求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趣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盡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仁宗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覩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欽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請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内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后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内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係願陛下深念之

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
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
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
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書嚴乘輿天遠未見
款名各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
徒循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
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遂刺史縣令老儒貪殘
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
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羡之慶抑宦寺之重任以
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宋祁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
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
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猶君以祥
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自警故脩德而蒙祉
蓋祥無必慶咎無故凶視所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
歲以來災告數見依類託寓與占同符天本示法而
尊乃有躔離流薄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郡國震
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崇當家介福翻至大
異何哉得非事有召致法有階際天於宋室諄諄存
戒豫感以啟聖心欲陛下摭易圖難緣微鑒著

恭揚剛德固執王威嚴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
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彗
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
邊戎窺閫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
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巳而盜壞宗廟
鉅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
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
詔群寮清處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輯穆而臣
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
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闇有任之

將謂誰儀今擅恣可防之奸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
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胸中哉
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
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
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斷覽在言一決宸慮無委成
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御兆人之術臣有作
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
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王則納忠者有歸
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

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評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恐懼而罪己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遂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纓黃綦祭夕咀脩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

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閒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儆普詔自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為右正言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鄒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母立之外眾孰從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盍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

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賜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

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
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李綱至欽宗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
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所推戴內修外
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
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
金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
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
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

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
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
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
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
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
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
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
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
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
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

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
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
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
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
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
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
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
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
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
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

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
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
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
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
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高宗時胡寅上疏　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
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
偷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

縮惟務遜迸軍民然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
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
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
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
以立國體書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高宗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
以上言闕政司勲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熈寧間王
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
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
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

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
之黨未除時政之鈌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
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
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
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
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
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
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
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

尊稱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
順者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
有所未至耳
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
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
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慣守
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
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冗費百端動計千萬加
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
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舉也

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
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
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衆謀徇私見而
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
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
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
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
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
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
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

以良翰學行于帝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盍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

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悦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經濟類編卷二十八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諫諍類三

采言二十六則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呂覽達鬱篇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

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覇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

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
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
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
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
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
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
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
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
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
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

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自知篇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
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甚存亡安危勿求
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
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
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
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

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鑚荼龐涓太子申不
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
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
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
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
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
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
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
侯不說形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
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

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黄對曰奚
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
於門翟黄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
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黄則幾
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黄乎
劉向極道篇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
聞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
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
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
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過

古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以是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

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

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

戍入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絶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

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

陳忠疏廣言路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

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

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晉王沉爲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廞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或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

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配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

罪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
況無以奪之遂從碧議
張寔下令國中曰吞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
患而比年機旱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
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過者答
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
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
大理凝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
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
偃聽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斷

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於上雖賞千
金終無言也寔納之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
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
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
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
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
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
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

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
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
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
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
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
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
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
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
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
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
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
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
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
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常參官轉對令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

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
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
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
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
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剰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
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
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
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

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飄
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
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
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
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
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
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
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以言議臣下亦以職
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係言責者惟御
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
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
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
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illegible]傾竭以助政
化帝嘉納之
仁宗將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
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
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
弼因論日食請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
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
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
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
不言咎將誰執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
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
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
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
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
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敗詔行之於是上

者千數

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臣初睹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旨遺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耇切慮耇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强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禮不敬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耇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

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王巖叟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睹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理宗時真德秀言五事其二兵事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乾象告愆遹日尤甚其可恃蔽諱不經之說而忽滔滔之微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illegible]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怨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

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元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聞仁宗曰言事者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䂍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

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以求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齊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

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悅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丹一作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
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
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王
能擧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巳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巳來汝將諫耶諸御巳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巳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巳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逄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巳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
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
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
以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
無諸御巳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巳訖無人乎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
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
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

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荊王立鼓鐘之閒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袵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

氏畜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故焉

晉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明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明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明帝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抗每假借

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明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明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石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人家有百疋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

當務之耳且勑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千疋稻百斛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

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甞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甞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愼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卽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太宗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不納必有言者凡臣狥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

不言耳太宗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駮左右史不聞升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

經濟類編卷二十八　二十九

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遊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闕西北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别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宋史田錫列傳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

經濟類編卷二十八　二八

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

者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極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

百疋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說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太宗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

體耳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illegible]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户柳

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以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太宗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　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

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睹至尊之光景

有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下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　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詘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

諫者蓋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宗頗采用其言

憲宗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曰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

孝本女宗枝髫齔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爾為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

上頗以為疑文宗曰敢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敢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敢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敢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内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敢家

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宣宗為之止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遽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涇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

廷宮掖之嚴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不納諫十則附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

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

唐德宗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鎮

之急上謂陸贄曰遺給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
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比論事者當問理
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
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
不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宜垂
訓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
者適足以資陛下無彊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
或忿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

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
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
公輔為左庶子

懿宗勑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勑命已
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
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卽
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
改且勑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後唐閩王昶以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得
寧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
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
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
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
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
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
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
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燕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
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
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

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宋張耒諱言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
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
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
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
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
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
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
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
夫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

之人有少與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
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乎
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
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
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
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
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
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
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

內勤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
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
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
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
區區毀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
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
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
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
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與刑也故此二子

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
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
可與言矣而朝廷之上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
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
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
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
可不懼哉明吳寬嘗論林甫曰此子妒賢嫉能無與為
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理宗時諫臣言諱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為攪
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

采儻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
臺綱不振嬖寵干政羅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
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致與爭

不罪諫官 五則附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
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
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始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士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鄴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欒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靈帝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

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游畋無度今胡冦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歛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穆宗問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偏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為朕作詔書宜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

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俛首王强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輙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

亟召與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軾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取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說會以母喪遂去職

罪諫官九則附

宋文帝時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呼可畏哉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孝武帝嘗出射雉風雨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孝武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每孝武帝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又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武帝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孝武帝

豈懷文爲晉安王子勳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猶未發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孝武帝聞之大怒收付廷尉賜懷文死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

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兹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德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

得爲相

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户遣人洗於蔡廣津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遷序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

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麄疎漢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范鎮上疏致仕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

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恤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

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

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徽宗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寮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游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此事有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言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就道

明 北 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一

用人 六十二則

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毆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

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舜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illegible]賢六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愚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之士靈公

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馬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馬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

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
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
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管仲立政篇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
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
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
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
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

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於君
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
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
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
官者則材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
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
壅于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
威于國道塗無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
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

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
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
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
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
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轍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
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
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
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其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

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

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

問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
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
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
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
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晉平公問于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
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
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
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嘆跽而行左右進諫曰
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
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
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人不可以不察也

毀于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
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
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
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
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若

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
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
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
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
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
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
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韓非用人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
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
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
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
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
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
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
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强弱不
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呂覽用衆篇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
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
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
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
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
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
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
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
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
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
矣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

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故以衆勇
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
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
之大寶也

期賢篇　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
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
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
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
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

弗伐則可也君若欲之請為君伐之簡子曰不如而
趙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
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
人者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游十
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
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
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
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
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
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

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
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
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
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
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
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
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
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
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
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宓子賤治

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
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
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
故勞任人者故逸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
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
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
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
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

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
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將屬于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
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
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
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
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

以剝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劉安王術篇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賈誼官人篇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礱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義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怠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怠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

惑之人不敢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屏樂叔
慝之人不敢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
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
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燕服之樂則斷
後從清閑燕治罷朝而論義從容滑稽夕時開北房
從燕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
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李淑上奏始言　方今賦斂始薄于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
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于江平林之勞斯蓋臨

經濟類編卷二十九　十五

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羅致制度更延英俊因才
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隊尚書蘭官皆
出齊伍食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
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
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
闚度漢葥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
措敗財傷錦所宜至慮唯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
文濟濟之美
胡廣駮左雄察舉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
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

干芻蕘是以虛無失策於拜過事闕見尚書令左雄
議郡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
箋奏明詔既從令[illegible]參實惟上命之重
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
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英
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
奏甘奇顯用年乃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
秦兼覽殷[illegible]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
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
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

經濟類編卷二十九　十六

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
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
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于天禁
黃彪上章帝疏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
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
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
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
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
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
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

術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蒙特賞夫擢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者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

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質其成式則武

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王符實貢論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

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若其道不得行耳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
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
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
此豈時之無良誠由取之乖實夫修道者少與逐俗
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
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
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
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

雎佐命出自亾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
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
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
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
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
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賈之屬金鏈可待孔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夏侯玄時事議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
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

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
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
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
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
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釐齊豈非分
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
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
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
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

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
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
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
旦夕相方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
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
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
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
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
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

使各帥其分官長與名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
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
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
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
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
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
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
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群生統
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
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

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
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
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貴
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
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
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
僞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
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
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
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弊

莫能匡改魏晉之隆日不暇給五等之典雖難卒復
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以
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一二縣其大較則與州同無爲
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
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
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
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
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
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
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

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所守鮮少任事者寡
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
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輕民命
而常頓郡今若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
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
名之郡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
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
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
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
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

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循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廷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

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曹操以崔琰毛玠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

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晉衛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所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

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
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
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
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
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
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
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
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
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
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

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
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
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石苞還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
景帝景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
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
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
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
乃釋
郤詵對策　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治和何

由而致臣以爲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
非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
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
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
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
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
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
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有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
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
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

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
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厭主聽用
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爲枕而人自正不
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
莫不飾正于外藏邪于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
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
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
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
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于春
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

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還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事紛亂于私則汙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

此累有以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殺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巳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于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遵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劉毅中正疏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巳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關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第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

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

者必違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

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

倒錯推貴異之罷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

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宦之人棄近求遠背

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

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

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横雖所在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王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

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

北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

行哉又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韓顯宗上書陳事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卑隷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北齊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隋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為多

唐高宗時吏部侍郎劉祥道知吏部選事祥道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目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況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高宗命正倫與詳

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褘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

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黜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舉八才命四子上有以明其化下有以晏其風康哉之歌于是乎出郁乎之德于此自興夏商倍之亦克用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自則道無章秦原競逐張官設府班員積于簡書選衆舉才受歷一千典憲降及漢魏下逮周隋豈其然歟無聞焉爾皇家再造區夏重張宸極四神驟雨而來遊五聖奔星而下降禮明樂備天平地成八百餘國之君長襲賓廷之冠帶七十

二代之帝王仰仙閭之軌躅畢其土宇固可頓堅玄而述大章笑其臣人固已尊容成而隸首室多忠信家盡孝慈老夫不知帝力童子羞論霸道文也武也左之右之寶蓄有徒不可勝既出門無咎適顯于明時比屋可封何驚于聖俗誠望博謀俊德敷求哲人兩曹妙選三省備設然後收其杞梓搴其蘭蓀其有狀犯贓私罪當懲殿案覆已定景迹具存者此等既未合得官遠來徒爲勞費伏望許同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參選資品未著伎藝未工此等自知未合得官情願更加修習伏望許同選例錄以選

勞關外諸州道理迢遞河洛之邑天地所中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選人每年長名常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夫然有留者不來無德者不至來者就而簡之至者速而遣之固其物情亦何疲于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乎資糧入官考績先憑善最比來乃有不論德行惟據功夫獎勸之道未爲折衷者愚臣敢不明目以論之書不云乎三考黜陟唐帝虞帝之遺烈燦焉禮有之矣百官會計文王武王之彝典存焉京房進課式之言漢王之所未暇盧毓若真僞之難魏后竟以施行

盡善之文明詔攸在至如不論德行惟拔才[illegible]內外州郡牧未盡得賢監司長官時有其濫褒貶不遵令式高下隨其愛憎至公外爽曲私內結伏望播告天下申明舊章且有德有行府寺共推者雖有公罪小失重加褒進之無才無識朝廷罕稱者雖有公幹徒効量加抑退之德行雖不能茂因之以勞勤者亦量加褒進之然後命繡衣驄馬糾舉內外隨狀推科以情案條刑茲無赦令在必行夫然德行爲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微臣等才謝知人學慚古今海內無事君子盈朝天下有道庶人何議

武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所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鍠而已

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

擢爲右臺侍御史

韋嗣立論職官多濫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　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擇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譽有所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慎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

得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頻至
銓權大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今之務
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
理內外則有囬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
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
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胥署典吏困於祇承
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甚於此古者懸爵
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
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
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

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
若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蕭至忠諫責官爵濫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臣聞王
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
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歷官加曠曠官則事廢事廢
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于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
人或異才異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
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
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
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

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險人道
進君子道消日消日朘卒是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
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
即至公之道不牽恩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爲美
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
多新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
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
職益輕恩賞成貴貪利之輩冒進而不藏廉隅方雅
之流知難而斂分丘壠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

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爲人欲求其理
實乃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孫多居美爵
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托虛踐官榮詩云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
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于榮班苟
非其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
義行改弦易張之道重惜爵賞審量材職官無虛授
人必爲官進大雅于樞近退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
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甚幸臣伏見

以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遴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神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又安

薛登請選舉擇賢才疏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産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材照王錫騄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謗毀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

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爲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

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
有唐舊歷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
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
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
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
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
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
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
徇已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讓之
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

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抱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
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賁高物表校
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
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
貢賓王紛諍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
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
能不移既在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
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威施
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
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貢賓本而以論於
假名虧膺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以
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
之銓量李容望重業造人之賞拔苟少名高品其優
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
秖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
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
運授辭於稱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或
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
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
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

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
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鬪將
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
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
悔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
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
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
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
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
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

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容
其姦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
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
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
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
札之功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
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劒之任
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
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

意謂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
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
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
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
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
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甄議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
其探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然後行事
以別是非不實免王所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
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由[illegible]進[illegible]郭[illegible]劉陶薦李
膺勞不去遠有稱職者[illegible]之賞濫舉者抵

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魏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
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
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至漢氏得人皆自
州縣補著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
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
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
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
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

奏不納

魏玄同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
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
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
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
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
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
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材者取人之道有所
未盡也臣又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

古今之州郡主相辟署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以
募賢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自秦并天下罷侯設守治
民因之有漢有異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
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于
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近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
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命官之詳其來自久蓋君
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
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任者非上皇之令典乃
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
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

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
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
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姻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將
竭其庸妄矜彼愛憎緣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臧私一啓
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吏顧親疏而下筆
看勢要以措情悠悠風塵也焉發競扳援宦遊同乎
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
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其寮屬庶品專斷于一
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選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

所臨者非一統遷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
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
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以未遑
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
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稀天祚大聖
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
時無怠諸色流輩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官加
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于終十
不收一淄澠混雜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
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甚夫自殷以前制度多闕

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蓋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于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
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
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使王
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時分任于
羣司而綜於宰以聽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
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
得濟濟之多士盛芃芃之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
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

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于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試者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遊子弟側早取官或齠齔之年已腰

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言文崇賢之流羽林期門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則出仕僉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于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肉粱衣輕裘

則當衰弊之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荊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禮亦當衛選人幸多冗官簡練臣寮兄利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翼與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傷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行能而責

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須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特者得迴聖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有差失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睿宗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

侍郎皆不畀彌縫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
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
盧懷愼爲侍郎武選亦治
玄宗時進士劉迺遺知選事宋昱書曰禹稷臯陶同
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
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
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
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或言於明皇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明
皇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

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
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
皆左遷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
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
有馬裴後有盧李
明皇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
融密奏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
掌吏部選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
郎皆不得預吳競上表以爲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
選之事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明皇

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張九齡上封事　陛下自克清内難光宅天下常欲
辟人于富壽致國于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
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
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枉
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
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于縣
令宅生于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于人者也多
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
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

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
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
稍稍非才但于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
累在職無聲用于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
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
職亦乃出爲刺史至于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于
經久不計于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
下固不可勝言盖甿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
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遇非才者所援陛下
聖化從此不宜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

于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延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于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于此人情進取豈忘于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于京職而不在于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痿而求入如此則知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

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知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卽遠處都督刺史至于縣令以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頓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遐闊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爲僥倖群小不進亦用息

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于上而事務日倍于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于末所由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搦析毫釐節制檢據溺于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牘不急于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雖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

郎既以賢而受委且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于謹守率其心能自覺者每選于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救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識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于聖朝有所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于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郎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

之臺寔又推擇擬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
人最一則州縣恃于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
因其有成無多膺人之數縱有不在選者矣起怨端
且猶分謗于外臺不至喧嘩于南省今則每歲選者
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
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于改制厥益文法煩碎賢愚
混雜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
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又天
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
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巳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

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
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要官
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
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俟時
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
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巳而名
利不出于清修所得多歸于人事其不者苟求輒得
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
僉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于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
高下有次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
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
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
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
睿圖及詢于執事作爲長筴振此頽風使官修其方
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
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
伏願少留宸聰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臣
不勝塵露禆補之誠

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巳
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

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巳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
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
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
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
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
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
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今選法皆擇才
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
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

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
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令
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
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請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
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
然可覩嚮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亦能鎮方隅
之重理財賦之殷乎
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
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
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

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
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
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
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陸贄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沾恩乃為狀
三擬進上以所擬超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
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警其不恪
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
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乖常何患乎蓄憾如
其既黜便謂奸宄恒處防閑長從擯棄則悔過者無
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憤
念亂或起於茲矣　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
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
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
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
者儆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　明王不以辭
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
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舍
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

能無謬　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
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
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
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
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憲宗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
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

多士之美此乃公變之說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誅以逐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

李吉甫謂中書舍人裴洎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

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洎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元稹舉縣令議　右吏部以停年限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强白者拘于考淺疾廢老瞶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于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發舉薦之科明詔既行稍聞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于人矧吏部不增加新户開耕荒田以是課考停條獄絕繫囚究人冤雪亦是政途常事與衆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於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從未殊尤豈可二年並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處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字若能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約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

能既蒙優獎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久當

蔣伸從容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嘆再三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尋拜相

蔣防吏部議　吏部擇才用之地職在辯九流之清濁擇四科之邪正推忠良而進英傑舉廉直而黜不

[illegible]天生萬民樹之以元后元后不能以獨任故委之以羣吏羣吏不能以自達故係之以選部選部者風化之本源人倫之砥礪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與惠其選部之志歟所謂群吏者君之耳目君以衆耳聽天下之衰樂則無遠不聞矣君以衆目視天下之得失則無遠不見矣若以耳不爲君之聽目不爲君之明非群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何也背輪蘇之用雜賢愚之跡以至于此也夫聖人求賢良而授之政事非徒貴賢良之德義蓋重元元之性命也今之有司罕通其意每歲調天下之士

但考其書判擬其資爲之品第授之祿秩先訪私家科便次論俸錢之厚薄多士盈庭而自售若衆賈之從市焉豈銓綜人物品藻英髦之所在也是以天下百姓未臻于和樂者職此之由矣夫以一鏡之明而照天下之形者固難盡其妍媸以一衡之平而稱天下之輕重者固難定其毫釐矣今每歲選人請委州府長吏先研其跡行次考其渝濫曾理務者以恪勤廉慎爲一科處丘園者以孝悌貞良爲一科著此二科然後申送主司按其詞而閱其材材與行必良則試之以理要可觀則從而祿之其郡府長吏當校其殊考若材行相反朋黨用咨則從而黜之其郡府長吏亦書以下考材如此則天下之共公于選吏吏部郎亦不敢私于天下矣俾夫人顧行行顧材材顧祿祿無虛授人無苟得廉恥之化行貪兢之風息矣恭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猶是非可辨賢愚可驗況用天下之目乎況用天下之手乎率是道而察案不得其人風俗不致和平者未之有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

明 北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二

用人二 十九則

宋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得序進

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遺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仁宗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叅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處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侍衛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仁宗時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之

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叅議選格哲宗即位左

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待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

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
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
職所賜誥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
繆舉之罪詔從之

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丞亦
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
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
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
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
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哲宗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則
國家何憂

呂公著請廣收人才疏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
升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
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
然猶孜孜以求賢爲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
伏思自昔有爲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
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
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爲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
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宏
厚望應明旨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之才然數年
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
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爲國家宣力者
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
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
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
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
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
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傳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
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劉摯論人才疏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

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
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眞以售
其僞而欲與善者混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
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
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不可不察
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精察人物
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
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
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
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

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刻民財為功以興起刑獄為材陛下振之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守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又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

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為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趣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不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華輕偽志近忘遠意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

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政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王安石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

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
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
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
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
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
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
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
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
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
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

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
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
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
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其實而
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
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
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
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
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
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

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
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
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百
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
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
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傑智而用之不
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
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
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
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

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
無材亦未之思也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
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
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
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
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
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
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
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
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

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
吾不信也

王安國舉士策　朝廷間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事之選槩出於此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耻之格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而一旦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知矣憍游茍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一吏譏

何於前而摯跪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混淆而不欲寛以繩墨卒以謂上無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仕之後其能攖以廉耻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令之藝不足以爲天下之用而徒以獎學者精鋭之志限以禮部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況取舍未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自私也爲有司者未嘗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潰潰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蔽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説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麤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捷敏之資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摘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効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蔽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

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鄭以尹何爲邑而子産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況任有大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閲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設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耻於求舉而僶俛以

為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爲有司之罪而今之擯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爲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爲天下而使有道德者耻不願任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法之獘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羣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爲宜使爲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傅經以對及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材宜能勿試敕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預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臺閣之選

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爲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廉耻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敕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爲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悃愊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爲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誨論選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置之郡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王朝而輕郡國之權也既而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衆委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況專於一司乎矧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稽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無癈職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員入流之人無限官隨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僥以澄源其郡吏督郵從事及縣之司籍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稽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

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爲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爲進任四之下俾其敘進降此則擯退及三載聽敘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孫洙資格策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與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

紛失也浮僞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失之詭厯年失之同九品失之僞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

私於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榮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畀位賢者蔑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案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非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唱也有司蹴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怨矣其甚者或懷貴赦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買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來而爲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於民賢者餧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吏廢弛法制

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耆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錮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

治庶功不煕者臣愚未嘗聞也
李淸臣議官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
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有罷職而歸幾涉三
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廉之
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盼盼
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甘旨滫瀡之養下迫於
妻孥之饘粥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
而牟利賈販江湖干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
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爲王官
退則爲市人進則晃笏治事號爲民師退則妄覬苟

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廉恥之風大墜朝廷患
仕者之日蕃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
難蘇其塗以蹈籍來者而有司苛爲之文迂爲之格
張設羅羂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合增損其臚
員使其不得應條鈌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
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貿
昧以進後來競隘而夸馳其輕僞佻淺之流更相呴
伺迭相攻擯相誅不操矛相覆不設阱而嬒風熾險
濤作恬讓靖默貞能實德之士或羞與之偶寧自卻
於羈旅草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
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徙歲爲一禁時下
一令詳明深切纖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
路曰爾爲篤厚無爲薄惡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
臣竊以爲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由仕者蕃仕
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
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迹其本欲救其末
不能清入仕之門而束縛爬節痛治其已仕者入仕
之時如數兵徒如積麻竹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
後如隄寇盜如防螟螣不知士心之愈離臣愚以爲
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餘

格吏無冗員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
爭者息其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坦夷而風化易隆矣
劉敞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
人臣之賢其身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慧伎
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
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
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
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聽者
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
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

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
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
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
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
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績其類是天地之功也
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爲賢之爲賢
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
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
有二人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
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

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
有餘人賢者佁與繹行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
十餘年故君與成於舜臣與成於周公不爲舜之爲
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
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辯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
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
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給天下
以能高人臣以辯則是豈不聰明辯慧伎藝敏給哉
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
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

有立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御也故曰雖
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
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若也以材驕人者有
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
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於教人
忌也人賊之是以古之君子與爲驕與吝也求爲人
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
旦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蘇洵用胥吏論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
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
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
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
之郡國而不以爲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
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
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
彼雖不能繩趨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
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
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

穆公覇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牵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及乂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

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録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内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

而胥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

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絶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句奪而奇才絶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絶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

吾不信也

蘇軾徐州上神宗皇帝書　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

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興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府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廟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籠取也

抑僥倖策　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三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

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决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强而已資考旣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

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察之以其才罷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蓄財用策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

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絶之議非不欲絶也未有以待之則是空朝廷無所恃也沿邊

之民西顧而戰慄伎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内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閒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

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得之士而關狂狷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

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

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得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而用也

上富丞相書　夫天下之小人所爲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得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

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可務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

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計剛健而不爲彊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與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時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

元文宗時陳思謙言銓衡之敝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濫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

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内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内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内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行之

脫脫因辭相位願帝擇誰可代者以阿榮圖對遂召

用之封脫脫爲鄭王阿魯圖旣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儈子邪若選儈子須用强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强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

用人無私　附　三則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幸於皇太子太子因寒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綜覈　覈名實附　十六則

管子明法解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毁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毁爲罰也

問章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

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
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
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
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
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
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
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
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
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
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

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
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
人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
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
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
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
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
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群臣有位事

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
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
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
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于
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
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
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
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
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

以教人可使帥衆涖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
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
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
帷幕帥軍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鈇鉤
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
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
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
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
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瘠其老而

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

幾何矣

歸北六反篇　夫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贛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法利而與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

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

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詭使篇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

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

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

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泛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

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

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壙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閑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掩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

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顯學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
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
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
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
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
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
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
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

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
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
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
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
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
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
子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
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
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

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
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
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
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
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
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
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
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
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

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
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
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
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
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
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
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
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
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
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

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瀆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

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

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

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

論也夫論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王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

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闕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以為治也

管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

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

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
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
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
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
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
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
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

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
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公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為賢顯名于天下然降
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
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呂覽別類篇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
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
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堇不殺漆

淳水合兩淳則為蹇溼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
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
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
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
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
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
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
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
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
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

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
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
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
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
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
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
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為室今雖善
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
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
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

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驟聲爲祿耳背日而西走至
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
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與
制不事心焉
晉杜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
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
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
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
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
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

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
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
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
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
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
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
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魏王親考公卿善惡詔 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可黜
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賢璣朕今三載一考即行
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

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
已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
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 魏主之
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
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爲三等人無怨者魏主臨
朝堂黜陟百官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爲朕弟
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
書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
來偏頗懈怠由卿不能相導以義今奪卿祿一朞又
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今解卿少

師削祿一朞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
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邮盡從削奪又
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
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可解長兼削
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
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唐肅宗時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內外官
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
下其人顏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

不饑考中上

劉瑑與崔慎由議政于宣宗前慎由曰惟當甄別流品上闕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上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爲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信任十一則

韓非難一篇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

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

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伯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無害於伯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伯也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伯桓公曰善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王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

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齊人李伯見趙孝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復之是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

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呂覽樂成篇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

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訾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

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耶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

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

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諠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哅哅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請
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
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
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
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
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
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
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
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
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

蘇洵遠慮論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
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
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
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
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
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
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
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
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
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

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
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
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
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
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
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
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
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
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
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

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
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闕一日無也司馬氏魏
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
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
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
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
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
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
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
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

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旣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

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邈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蘇軾任人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雖有措擬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其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

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

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更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

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

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

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

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經濟類編卷三十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一

明 北海 馮 琦 纂
翁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正
淮南門人吳之義

銓衡類 三

求賢 二十七則 寶賢附

亢倉子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息其於衆也謙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聽其儀賢也聆其聲賢也微而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諫出則襲默職司勤務居室儉陋其未見用也蘊身於蒙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illegible]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illegible]人輸其力齊有舟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illegible]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illegible]而遊

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弊昔考吡者悉心綴於是
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衆人不事
情存情之尊務其教訓而無信義吾乃不知爲正以
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勸慕義爲義然則信
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庠昔而教理之所上
也亢倉子俛而循衽仰而謠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
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
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
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衆道衆之昔上士乃隱
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

者也癸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之亢倉子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静大臣明刑不避
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
之内明目而聽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
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害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
若天子勤明大臣餘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
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
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
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刃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
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舉貪濁[illegible]之材至

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内僻精毒
言餘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
儀封鴻鼠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
籍皆由數君體道適仁布聖武恩輯光明寬厚昌
正而衆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癸公曰夫子云賢
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
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
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
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
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癸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

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
哉其問也功成事畢不殉封賞恭退撲儉之謂賢功
成事畢榮在祿寵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
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餘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
理者勤辛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
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謫
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諂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聽
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聽察其貌端雅而
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
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音不流其毀而斷其實

可謂有識者也

墨子尚賢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

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

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

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　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　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

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

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
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
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
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
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
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
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
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
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
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

呂覽觀世篇　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
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
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
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
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
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
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
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

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
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
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
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
彊者勝衆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
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
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
劉向尊賢篇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

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
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
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
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
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
功名之道不得不如此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
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
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

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緤來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

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負羈之

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悖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于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

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子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屬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緩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明主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于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

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以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嘗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

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宫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宫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趙簡子問於壯馳兹曰東方之士孰爲忝壯馳兹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秦國自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脩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漢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

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昭帝舉賢良文學詔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宣帝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舉孝廉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信患其亡廉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布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晉虞預上書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

騖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追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

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

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忌應天明命跨擁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巳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咸懸魚至于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嘆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吉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儁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與曰自古覇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于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

庚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衞將軍褚裒薦殷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

上疏陳讓并致牋于簡文具自申敘簡文荅曰屬當厄運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深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用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耶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簡文帝求賢詔　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勠力用能蕩氛霧于昊蒼濯景輝于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粃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狥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耶古人不借賢于曩代朕所以虛想于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

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華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强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實于此

乎在矣

唐滁南王圖良爲安歲八宗選闕擧拓撫之辭行代宗
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
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庶
幾可以爲理乎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
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代宗
悅

宋宇文之邵上神宗皇帝書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
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
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謙

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
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
不税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
之門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
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號匿苫塊之
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登仕老者匿年以幸晚
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
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
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
裨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

人人自重廉隅氣教之美少近於古

寶賢　一則　附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

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
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
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
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
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
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
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
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

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
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
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
夷不能寶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而市無豫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
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徬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馳去魏太子使騎操劍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薦賢　凡十二則

呂覽贊能篇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
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
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皐陶而舜受之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
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
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
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
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
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
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
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
猳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
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
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
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
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
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
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脩行不聞沈

尹華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華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華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華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劉向脩文篇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

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

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

也令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

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伯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罰而不骫可謂公平

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鄉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

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刀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子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

率百石者三匹及閭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谷永上成帝薦薛宣疏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斁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辠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吏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何武言傅喜書　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

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光武征張步留伏湛居守　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

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

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治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索隱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隷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公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

賢實有倫序采之于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于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吳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燕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　臣
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
府西曹掾齊國吴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
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
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絶矣憂責深大私慕
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
嚴禁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
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
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
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
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
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
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
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
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
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
輝當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
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
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
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
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
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絶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
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
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

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
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
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
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
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
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降照微之明信日昃
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
羅之恨
樊準上安帝薦龐參疏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

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若選用
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龎參勇謀不測卓爾奇
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輸作經時今羌戎
爲患大將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
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
成效宣助國威
陳忠薦劉愷疏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
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
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
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

常朱寵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寵遷並爲掾屬
具知其能寵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
讓爵士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
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
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
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郎顗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　臣前對七事要
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
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劉向劉

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虞
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
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宜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
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
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闕見莫不以得賢
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
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
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
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

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
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
際之厄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
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
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
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
而復怔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
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

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珍葭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頑不知人伏聰衆言百姓所歸藏否其歎勵沉悶百僚嚴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史敞上順帝薦胡廣疏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

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彰是以臣竊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孟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

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蔡邕上大將軍何進書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亂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辨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

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察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求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嬰討即起家參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遂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神行變凶悍使爲懿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語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臣以頑愚忝污顯

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省察

孔融上獻帝薦謝該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記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

近少有嘗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
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儁不疑定北闕之
前夏侯勝辨嘗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
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
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荊楚
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更當饋樂以釣由余尅像
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
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
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

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
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
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
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
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
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
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
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
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
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
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魏鍾繇薦季直表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
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
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
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眾

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
內侯季直之策剋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
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
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
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
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

蜀秦宓奏記劉焉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
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
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
多英儁而遺舊齒眾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

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踈謝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莊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御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屐履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陸雲移書太常薦同郡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慮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擠陵俊茂憮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金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詣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婁發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衆榮襲錦編衣被玉帛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

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識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詠竊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

侍路絕趨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亦曰
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瑯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
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
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
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
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
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
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
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
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

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睞坐鎮雅
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
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
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桓温薦譙元彥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
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
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
莫不崇重斯軌所以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
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
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

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
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
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
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
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
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
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
進免襲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
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

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
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
化矣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
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
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
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

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漸服待之彌厚
唐高宗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之曰臣十室且
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皆
劾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
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
耶上深以為然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
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

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
對曰文學緼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
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

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
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
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未幾或言於德宗曰諸司
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德宗密諭贄自
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宣行以
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
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請使所言
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嚴其
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

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
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今之宰相則往日臺
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
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
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則
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
士德宗竟追前詔不行
張循憲為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訪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為具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二

明　北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四

好士　三十四則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乎夫泰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與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
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
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
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
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
定乎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

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
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
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
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
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
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于堂陛之閒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
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
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

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
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
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
以寫龍屋室彫文以寫龍于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
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
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敢託而去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
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
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
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
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
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

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周威公問于寗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一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于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

得罪于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

腹上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
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
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衛君問于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
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
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
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
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

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秦攻
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戸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
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
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
簴天下之士皆爲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
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
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走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
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然斶聞古大禹

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
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
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
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
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
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
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
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
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
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

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
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
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
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
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
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
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
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
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
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

子且顔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顔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眞反璞則終身不辱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不好士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大治

田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

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

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
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
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
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
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

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
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
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
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
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
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
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

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
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
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
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
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
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
人充下陳君家所有寡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
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

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
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
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
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
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
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
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
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

勑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賫黄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劒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纎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宫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于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墨子親士篇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内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

所長故曰大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郤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

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漢景帝立釋之恐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

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襪解顧謂張廷尉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鄭莊爲大吏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使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言于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

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

辯引吕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德斯義也因表
不悉

晉簡文帝遺荀衛書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今清泰於爾彼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幽藪絕跡滄洲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烈之盛業經以爲泰國綺辨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

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當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尊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于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寢默勞君遠想遊者亦一以貫之也庶冥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居德爲軍司應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衡猶不起

唐彬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儀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江仲通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府州國綱紀維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

宋王安石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

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于天下也吾務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

遂以爲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

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得士十一則

呂覽愛士篇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壄人取之見壄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壄人之嘗食馬肉於岐

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

渠處讎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士節篇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

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説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報更篇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請爲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爲誰反走對曰何

以名爲臣獻柔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
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
況德萬人乎

劉向尊賢篇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于天下而夫差以見禽于
越文公以晉國伯而厲公以見殺于匠麗之宮威王
以齊強于天下而湣王以弑死于廟梁穆公以秦顯
名尊號而二世以劫于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
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于沙丘任李兌故

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
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
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
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
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
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得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
民從湯去張綱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家
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于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
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于本朝則天下
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
賊也鮑叔以爲賢于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
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
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
無自危之心者同聲于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
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
殷兼于周陳亡于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
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
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

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
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
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
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
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
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
聖人之于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
其弗失可識矣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
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

挈戈而隨其後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曰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

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爲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于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

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爲二閔王大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强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

也一人曰皆天下之主有使君者臣請臣之血濺其
衽田晉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捲足下之短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
勝臂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
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
之所爲君取矣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曰世皆稱孟
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
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不然擅齊之彊得士焉宜可以南向而制秦尚取
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

以不至也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
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
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
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
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
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
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
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
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
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
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

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
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
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
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
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
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
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

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
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
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
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
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
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
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
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
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
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
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
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
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
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
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
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
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
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魏
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
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

子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
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
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
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
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
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
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
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
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
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
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
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
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
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
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
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
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
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
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

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
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
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
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
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
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
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
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
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田横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漢高
帝聞之以為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
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
横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
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
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
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

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
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
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
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
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
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
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
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
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
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

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
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
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
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
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舉刺衛事例　二十則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王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

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數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好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王尊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涓勳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尊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薛宣承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翟方進奏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洞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侵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無常色厲内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後奏紅陽侯王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

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絶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没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

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絶群邪之望

朱浮論刺舉疏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

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者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虚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陳元言刺舉疏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

聽於家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宰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驗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綱紀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哺之恭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

鄃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藏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

楊倫上書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彰咸復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于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

車復徵遜遁不行卒于家

晉陸雲國人兵多不法啓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橫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驚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辱洛陽市丞遠近駭然聲論日盛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恭嬌稱寵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愧臣下祇命李使罪人時獲今以恭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貨奸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恭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

今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湛罰臣
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
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吉俯傲反成郤安功名之
士義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
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
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
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
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
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
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

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
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詠唯殿下衆明愚臣繾綣愚
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任昉奏彈曹景宗　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
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
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蹔擾
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縣偪斜
臨疑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
恭率厲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
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
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
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螻結蟻
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
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
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
安寘景宗即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

間遘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
將負稽裁弛鐘鼎進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
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道恭云逝城守
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
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
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
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愍彼司環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隋遂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

唐羅衮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漏刑辟没有追敗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于國不忠于家不孝身爲首師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纔豺貘之性頊乘京國患難籍父叔勲勞寵極將相究踰寇賊生忝伯甘棠之樹殘毒郡人對傳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

戮者非少軍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每須含垢而上天不容遂振跡網雖假手麾下卒就屠滅然罹伏就法終爲僥倖向使珙能了晚節暨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其終始無改恣横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以在宥爲風崇恕御物存其棺塚爲恩已厚尚汙典冊于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章淑慝轉相暴劝來黨後有如珙類者亦冀覩没後之誅而革其生前之慝明時裁化莫尚于斯先爲珙所害故給事中王柷以下一十八人尋蒙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冤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粉丹祭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堯同心干冒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宋包拯論宋庠疏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辯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數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計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亦陛下所責任者

也固不敢緣私誣欺變黑爲白惑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禄竊位素飱安處洋洋以爲得策凡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耻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也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治世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

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群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終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人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于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矣未嘗明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庭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此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黷將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歐陽脩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疏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械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搖動人心若不早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目見滕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荅報況又徧作書告朝廷大臣意欲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

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搖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特有論奏乞早勑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唯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上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惜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絶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支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便從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於

用令立功其田况累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
聖慈特賜取詳覽田况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
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
止
論狄青疏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
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
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
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
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來福者
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
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
下也其故何哉蓋求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
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
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
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
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
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所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

之事勢實過於人比其軍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
之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
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
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
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
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
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
小人易爲善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
喜其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家不
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

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
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自宜
退避事權以正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
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
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
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
能成事而能爲患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
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
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
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

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朝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而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

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論賈昌朝疏　臣脩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論漸以沸騰蓋由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政府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重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爲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爲選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日毅然立乎朝危言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興造事端謀動大

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自處嫌疑實難啟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賈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臣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譖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言無不稱昌朝之[illegible]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乎聖人及將用之時[illegible]必與謀議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

心不謀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大臣體輕進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及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差使是以中外疑懼物論沸騰也今昌朝未來外議已如此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不備則昌朝遂得傾害善人擾亂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議之論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之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

合思裨補

論包拯除三司使疏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事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趍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敎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

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遂聞拯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是不足

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拯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默爲賢

及其弊也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顆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緝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

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累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裨助之効不謂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政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俗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

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

呂誨論王安石疏　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偽而辨行

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宜父聖明孰能去之
唐虞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
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
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搢紳皆慶陛下之明
擢有文也以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
衡石之下果不能取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
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參知政事王安石外
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
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
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

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駮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
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
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英宗朝
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
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
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
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
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
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
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

以經筵之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
講輕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眞不識上下之
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
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
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
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
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駮多不中理與法官爭
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
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
私怨兩制定奪但閣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

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illegible]未聞進一士之善首
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illegible]猶謂之薄
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擢中傷小患必報纖仇
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
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謂希進奔走門下唯恐
其後肯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
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己者妄
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
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
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

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坐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避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

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推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朋威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況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誑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俟露章請避怨敵

劉摯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疏　臣切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法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與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

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盖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失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內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食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負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

士卒饑寒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
而還者猶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
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
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
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
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
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
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
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
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

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
司與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
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
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
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
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
甚於弊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
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諸動
書審官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
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芬然
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
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
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
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基布張穽而設
網家至而戶致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
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
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
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
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
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

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
人者權勢鑠熾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
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
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
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
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
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尚不
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
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

鄧潤甫論李憲疏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内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爲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來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

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爲招討使雖有會臧隴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拒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來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呂郿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苦於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

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待罪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崔鶠論馮澥疏　伏覩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共逐布衣之士誰敢

爲異乎士挾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尚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

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孰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瀕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瀕言服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爲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瀕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臣鵬近上章論諫議瀕未蒙施行瀕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瀕之意不過於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瀕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繫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

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凡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
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豐元
豐人材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
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
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古人所忌詔求直言
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
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者
爲邪辦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
京者亦皆指以爲邪陷於罪矣凡數千人近者上皇
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

臣僚朕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
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
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
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高宗時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
體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
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
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
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
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後

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
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復何言公自
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群言乃詔
金國遣使入境欲服屬已受和在朝侍從臺諫其詳
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
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
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
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
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
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

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
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
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
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
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
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
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
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
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

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猒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羇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

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州都監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經濟類編卷三十二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三

明 北海 馮琦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五

知人十二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猜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

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怨也若不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寵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

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上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

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于囿竹晉長魚蟜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惟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

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户而不收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

未發因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
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儒為人傷賢
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
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
分別而相去也盼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向尊賢篇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妙感
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
跪石而登嶁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

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
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
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
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
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
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是觀之以所見
可以占未發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漢任安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
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
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
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
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
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
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
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
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
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

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
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
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
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
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皷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
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

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漢中晉文經梁冀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符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晉庾亮辟孟嘉爲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劉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欒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悸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

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明皇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枉害忠良竟殺之

宋王曾旣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子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旦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邪正 十九則

唐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勑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宋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眞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後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

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楊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奏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歐陽修論杜韓范富疏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讒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

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

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令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辭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

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弼

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

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

聞之以二人皆與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因是亦
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
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
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
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
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
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

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
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富弼論辨正疏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
艱稍稍入覲屢得賓告跧蹐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
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
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
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
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
骸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
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
體一脉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
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
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為國大臣日至
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
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
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
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
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
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
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

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
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係也安得
不和也尚書皐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
王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
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
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
下人固悅服而禀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
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
昇平而今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

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門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讓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辯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

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域之讐何恤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宗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俁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惡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

巢邀請節旄李攜以收諂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暄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蓋知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偏己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薾弱王室或覆亡宗社

為臣至此顛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是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為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龐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

調與爲更張琴瑟操執轡取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
論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
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内外大小之官所以致
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
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
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
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
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
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
交結互爲朋黨駕虛鼓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
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
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
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
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
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
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

疏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
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
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
所爲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
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
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
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
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

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
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高宗亦曰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
之資嗣累朝之業纘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
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
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
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
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
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

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罰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其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

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闢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闢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倶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況自堯而後者哉

由此而言陛下可不慎之又愼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如此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愼之愼之又愼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衡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倚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況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瀆之罪願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惟聖

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

仁宗初召夏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愞不肯盡力燕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illegible]決策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

竦亦自請解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竦罷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懽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大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

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劉敞論邪正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疏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姦雄屛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察也臣伏睹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爲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先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恥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

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疏當疏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旻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鄭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

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哲宗時鄧潤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吳壽權給

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壽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常爲蔡確制勝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壽等因力請外乃出壽知鄭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皆出潤甫留壽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

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肯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蘇轍除尚書右丞命既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

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横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嚴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蘇轍請分別邪正疏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于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

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于外無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

自行其志則姦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臣昔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罔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寮例蒙推恩盧秉何正臣黃履爲待制而明堂薦享止得遷入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

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稿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願旨順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倚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愼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義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受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則帝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采博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須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高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

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辯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逐引又用

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廣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頼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

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呂公著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輙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善人良士須遭排格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傳之四方士人無不忻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希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為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

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昨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爾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

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

人而公著與呂夷簡居其二世蒙其榮時熙豐用
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説以搖時政鴻臚丞
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
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
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
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才使皆
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
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
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

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
三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
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
著得書默然

徽宗時任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
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
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
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
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
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

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𠡠布布覺之
徙爲度支員外郎

陳瓘論國是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
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
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説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
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開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
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是桀紂不定國是
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孫
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
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

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
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
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
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
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
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
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事拂膺
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

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部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道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藁

丁隲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寮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易也其實出于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因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壞人大之業此其用意不可不察也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稷禼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佞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煽惑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朋黨二十一則

管子法禁篇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

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行公道以為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范曄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珪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

篡國亦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修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

檄揄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

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

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

當文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
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
大怒即詔司隷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
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
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
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亂經常之法帝覽而
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

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
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
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
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
篇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
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有舉奏
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

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
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
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
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
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
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
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
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睹時方艱
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

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
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
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
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
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
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
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脩誣言鉤
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皋陶
滂曰皋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以同囚多發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
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
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
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
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
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
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
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
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

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
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
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
亦免俱歸並衛侍于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
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
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
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
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
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
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
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
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
我不為惡行路之人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
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

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
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
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
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
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
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

劉以能謟事宦官故身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朴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于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

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晉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勖馮紞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昣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于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唐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惡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憲宗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

黨外雖相似內實懸隔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稹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

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劒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群居議論者輙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丞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頴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

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頴李紳疏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以布衣姜洽爲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

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李宗閔與李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

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司馬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位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毁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

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强不能斷邪正並進毁譽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讒慝得志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蠧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毁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

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去
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
乎
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
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
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
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
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
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屍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
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

郊送李宗閔貶元裕閬州刺史時注與李訓所惡朝
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
恟恟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文宗下詔應
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
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
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
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
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
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
徇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灑
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文宗曰與一
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乃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
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
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
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

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
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
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
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
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
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武宗嘉納之
南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
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
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

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嘆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

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宋仁宗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等為之蔡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言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好名好進彰君過之說以惑天聽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哲宗時程頤在經筵以師法自持務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
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
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
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
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
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
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
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
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

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
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
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
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
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
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
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黨

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斲
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
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為秘書監劉摯為光祿卿蘇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與鄧溫伯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
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
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
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
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
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
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呂大防朴厚惷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章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觀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潁州而宗愈居

位如故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還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

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廷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佾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

黨言者用是論個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恕自及耳
遂罷知亳州卒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黄庭堅孔平仲等内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

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暌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

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

可除者之可懼則有變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在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盍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

去太甚耳苟出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則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佗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帥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

卿等宜書諸紳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

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
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
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
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
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門情狀而然欲激
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
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
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
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
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
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
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
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
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
道學之議少沮
寧宗時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迹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
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
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
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裒然言
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
壯之

和同四則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魏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平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漢劉梁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

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臣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丼丼音其知義譏其逆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失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傳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 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孝宗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蔡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四

明　北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　六

官制　十六則

魯昭公時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

在四夷猶信
唐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

明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神宗自卽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與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隷于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于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神宗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徽宗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號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

商漢判官至主簿尉有縣令知安州主簿參縣而爲河京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有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脩職將仕爲迪功

司馬光論階級疏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

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秩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書申明階級之法戒敕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孫何論官制疏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

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爲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特設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閤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炅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

地稅使錐利孔始開僞階符構滋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輕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蕩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恩國家三聖有作勵精求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遂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

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勾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府使宜行之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措刻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矩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從矣然事非艱在陛下行之與否

李宗諤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疏　臣按通典敘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奏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卽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閤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是

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卽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兩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

糺攝六也文武常參官位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宸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敘班御史中丞群官先入次東宮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丞群官夫以後入先出爲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遇衙則與中丞分路

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關奏且無典章爲援伏惟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僕射議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寮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併群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爲首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殺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于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

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統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蓬協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

將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

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劉敞論輔郡節制議 臣伏覩詔勑建置輔郡改張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重制又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間衛郡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illegible]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未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冀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illegible]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illegible]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恐武彭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伏乞今近臣詳議

畢仲游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百職執事循五季之舊而不知致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惋嘆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倣復漢唐三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悍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法

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遷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金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兼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

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

關制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待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頭木屑之細或省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

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脩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衞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

主兵之任省并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
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
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擢伎術黃冠道流亦濫朝
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
則左右萬户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
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
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
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
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元世祖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曰中書令左
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品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
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
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
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
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必
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世祖曰卿言良是後若
此者其勿行之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
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毋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
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
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成帝曰若此
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
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徑請自內降已嘗奉
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
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或紊之
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汰冗

漢光武詔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大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

此其所以困之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德宗時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設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吉甫又言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

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宜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等同詳定

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奏罷郡縣吏凡二千員衣冠去者皆怨

杜佑省官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士胥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

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時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晉太元省七百餘員隋開皇廢郡五百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幾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勖桓溫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皐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輿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六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宋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分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停省以至于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遽廢所以後周依古周建六官蓋由于此今略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

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須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宮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于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為恒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彫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

[illegible]仍王分有二[illegible]此令租賦[illegible]
同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郡五十七八員官十羊九
牧疲吏煩衆覈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
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
托且廩時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論未非救時之
論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illegible]而免各有姻
戚頗懸家產後漢建武六年省[illegible]官公孫述隗囂
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尚在晉太元六年吳國
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裙縱役又恚相吞滅
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藏務以救弊[illegible]今田忱之

徒並是痛瘝察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
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
江南困無范蠡叢泰賈季強狄之處斯論可知矣今
若以人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內官但且
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約人戶
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
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瀹濫先坐舉主誰敢冒
以將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參常調自當
脩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杜佑後魏末
置並當時宿德勳盛業崇皆主重之銳此其第一周齊
以後授受至多豈乎國家廻作勳級唯得三千頃地
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
多廻作階級隨時立制遇變通不必因循重復改
作待戎卑息為百姓稍寧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尚書省官議　昔堯試舜于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
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
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
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者
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

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
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
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
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
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
海令及左丞總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
廩假錢穀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
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于是始見曹名總謂之曰尚
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

議二漢省爲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
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
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于晉
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
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內臺毎八座以下入侍
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
則免小罪遣出百日乏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
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
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
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

文案員尚虛閑空有趨拜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
可依昔奏摟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
于朝堂叅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唯未昇
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
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疏遠至梁陳舉國機
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
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
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
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三
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二十六曹別置武歸修

勤二職分主省務至神廳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
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亦有錄令僕
射總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
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別理衆事仍開府
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
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臺咸亨初復舊
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
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農初復爲尚書省
都臺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
行毎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

三行毎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
下之事盡矣

宋蔡襄去冗策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
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
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
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樞府不
知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
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
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
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令

臣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達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達守常之人與夫權要闒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術裁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説

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

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
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
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
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
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
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
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韙之
韓非二柄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
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
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
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
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
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

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
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
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
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呂覽不苟篇　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
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
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
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
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

不能為內史廖之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
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
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
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
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
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
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
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
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
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

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處方篇　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

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圜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

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

秦姚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回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唐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宋神宗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王安石

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
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
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
皆侵執政執政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雖居政府神宗不從命
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
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
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
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
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所至有政績然之公輔之望

勤職業　二則

東晉陶侃為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
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
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
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
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
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
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
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
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
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
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
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唐主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
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

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
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
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
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吏治十四則

周書熊撰吏篇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

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韓非儲說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魏何曾上明帝疏　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于古

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宮積年惠澤不加于人

然于考課之限罪亦不至於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
所罷之斯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察訪郡守
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擾
百姓者皆可徵還為吏選代

晉武帝詔　郡國守相二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
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
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寃枉詳察政
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
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
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

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
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
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
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
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
諂瀆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
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
石也於戲戒哉

應詹為江州刺史將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
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

然自經荒獘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粃之俗猶
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
於變時雍矣弘濟玆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
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
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
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
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旣
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剌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
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數
獘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

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苛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
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
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
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
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
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
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
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
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備官矣郡督可
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以文武吏醫

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
今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
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
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穆帝時衆官遷多而遷徙每速王彪之上議　爲政
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約而已固將莅
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于莅任莅任之道
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
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

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
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
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
事之脩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
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
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
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
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
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
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

[illegible]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
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于事則無闕也凡
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
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
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庶官之選
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廢簡吏寺之煩役
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
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
不入彪之又言疫疾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
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袁琇薦陳頵於元帝過鎮東行參軍典法兵二曹陳
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
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
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
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
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
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
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
版補錄事參軍參伍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
諸條屬榮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便

無怙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染不
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
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
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
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　知足下遣十
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
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
曹欲何所數宜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
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

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蠧魚之所資又不
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
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
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
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
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
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
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
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

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
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申紹上慕容暐論守宰疏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
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
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
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
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
之勸百姓窮弊侵賦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
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

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
重有遙徃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
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僭僞一時尚能
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
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
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
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
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
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于差
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貪弱行留俱竄資蓄無

所人競暵然遂致斧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稼穡之

要兵豈在多貴于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

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

之覩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

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

畜財爲本漢文以阜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

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擴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

之惠全百姓之力護案後宮四千有餘備侍斷養通

兼十倍日費之宜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

羅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飽稔之資宰

相侯王逮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

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

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

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則溫猛之

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

侵寇而已哉

虞預陳時政所失疏　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

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

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

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

義省煩從簡以矯浮俗相倣效流而不反雖有

防莫肯遵循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

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

謂宜勒郡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

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令統務多端動加重

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二十餘人人船吏

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庾琛善

之即皆施行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

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

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

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

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齊澣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澣

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

郎寬怠及不稱職澣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

官澣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諸傷臣恐後來左

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

宋劉摯論監司疏　臣自待罪風憲嘗以天下監

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臨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持

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救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

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

蘇軾專任使策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

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絍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胥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務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

日以滋忌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藏匿而出晃爆而入案牘簡箱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龕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羅舉其大綱而不

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

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拜餞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當於位則將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間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

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明 北海 馮琦 撰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財賦類一

理財一 四十二則

漢司馬遷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

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

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
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
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
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
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
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
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
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

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
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十餘萬擊
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
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
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
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

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
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
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
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
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决理爲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
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

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
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
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騖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
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
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
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輙決壞費不可勝
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
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

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
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
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
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
菑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
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
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
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
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

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
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
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
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
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
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
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
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
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
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
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
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法之士
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
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
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
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
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
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
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
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

煑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

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輙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輙斥去毋

令賜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
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大傅而
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于九卿
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
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
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
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

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
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
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
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
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
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
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
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
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
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

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
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
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
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
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

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
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
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
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
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
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
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
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
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

官徃徃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
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
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
第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傳戲亂齊民乃徵諸犯
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
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
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
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
亭徼于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
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
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
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
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于
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
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
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

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
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
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
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
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
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
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

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
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
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
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
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
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
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
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
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
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

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
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
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
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
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
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
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

矣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
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
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
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
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
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
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
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
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
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

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
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
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
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
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
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桓寬鹽鐵論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

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

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

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

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

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

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今郡國賢良文學議三王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之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于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

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

上亦務學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
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
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
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湊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
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
池篽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
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
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
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
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
無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
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
為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饑寒及
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
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
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
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

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
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
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
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
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儉其饑寒之患
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為殤
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
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
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

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
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
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
姓順孝弟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
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
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
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
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
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
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為執事闇於明禮而

於利未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

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鉏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

世不復蘇瘢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尚有强奢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敝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强夸生不養死厚葬殫家遣女縉統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

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繡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社

庄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
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
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汗於行而求
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賁抱擊木拊石以
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
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
容尸木版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
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
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
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

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
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鄉有
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
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
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
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
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
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
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為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

妾大夫二諸侯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
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夫時男或
放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
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
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
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
木之蠹也器械彫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
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
也費用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
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

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
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
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
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
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
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而無聚不足之
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
廝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
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
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

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食賢卑己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車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餐之責[illegible]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文學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案艾

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邑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之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大人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今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哉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

[illegible]子曰倉[illegible]而知[illegible]足而知榮辱[illegible]今之[illegible]在[illegible]本業[illegible]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illegible]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從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憂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

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

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

數年以後之益也武帝從之民賴其利貢在御史
年損益廢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
不有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
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
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
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
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
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

自領之
馬周上疏　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
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
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
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
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
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
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
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
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
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
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
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
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
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
下幸甚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贍
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
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
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

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璹曰求
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璹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
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
處決時明皇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
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
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
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
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
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

夫未幾罷出爲饒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才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車未改求

達化本不亦難乎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爲群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代宗謝之拜左司郎中

韓滉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

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眾務在于得

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

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以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

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入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卒怨望無復鬭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撤食以啗功勞無猛志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

與之同利苟畀恬然能無怨咨陛下誠能近想[illegible]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德宗卽命去其榜

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曰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

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辯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役乎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

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濕地

生鹽華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巳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德宗時凡州縣産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

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也

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摇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遂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産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之立惟以貲産爲宗不以丁身爲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因于徵求此乃誘之爲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爲財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稱有禁人

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貨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勅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其三論長吏以增戸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俗徭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許定考績若管内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戸口均

課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
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
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　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
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
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
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其五請以稅
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
于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爲楊子留後
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

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
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
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以巽爲度支鹽
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
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
一百八十萬緡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
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
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
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
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
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
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
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
不在此數　又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
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
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

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
而爲縣者甚衆請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
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
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
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
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
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
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
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

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

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上疏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爲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

杜佑平準論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

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豈惟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廟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

則感深感深則雖撻人心所係故遠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歛歛之薄也在于節用若用之不節窮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于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

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幷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于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爲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請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

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方興師動衆廢于藝殖者穿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柳芳食貨論　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愼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咸至在巳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

綏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賓
之而已百姓富饒税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
勿失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幷強者以才力相君窮
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
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
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貫將帥
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億師旅之
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揚明蓋有日
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關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
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

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
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
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死
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
人主脅權相滅爲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内
尤爲暴横人反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
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
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貫害
豈天道歟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
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

後代亦克用又體說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
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
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
己奪其長肯以鼓天下于是權歸掌握利出胸臆呼
吸指顧舟車沸渭于萬里之外矣人以豐財爲利而
融首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
爲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猶晏安于泰
山及其死之菹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
玄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竊
其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

焉瑀曰天下將敗必先姦人以蠹天下之財謝爲讒也讒竭人亡則空國破然古之言利者出士流若士則邦與夫前楚越天子貯業讒下窮羅達伏頸上日宮陛矣片經下一路哭矢陛下悲哉

李德裕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
器諸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
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
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爲之
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
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
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實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

猶牧羊而畜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
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illegible]日促生人日困楊雄
上書言漢武運帑藏之財填盧山之壑今貨入權門
甚于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榷酤興嘆稱其職者必能
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奇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
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不忍爲也卜式言天
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
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爲之甚慟哉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

貨殖厚者可以迴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
奸人如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
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
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
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
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況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臣
之者如用鈇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
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若氏之多藏厚亾不足信矣昔
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雖貴
于錢神漢台不慚于銅臭謂予文無無日之積旗氏

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揜豆公儀休慍以拔葵
祿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
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
譽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
我者與嘆而已
崔融諫稅關市疏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
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
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
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
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

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
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
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
織休廢弊縕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
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
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
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
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
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
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

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得動而搖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

容囊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成群喑嗚則彎弓睚眥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聚茲困窮或至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

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以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公私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

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

孤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流風久蕩必
法爲雞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黙亂大倫魏
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
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税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
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徼臣敢借前
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
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
潛通東夷慕義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
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
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

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黙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
亡不暇征役日巳省矣繁費日巳稀矣然陛下明制
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
料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
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税或
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
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
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
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于天下諸
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

必君節與有寶貨儲多容節請倍筭商客加斂
如此則國傷富強人免窮匱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
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旰食宵衣早朝晏
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
失小子何知卒陳芻蕘伏紙惶懼
楚地多産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爲賦斂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議令常税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
宫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
之音馳騁遨遊雕墻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
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
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
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

焉一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
大怒他日請見辯以書宸恒謂客將曰王遲欲而復
讀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
贍軍楚王殷從之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
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
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後唐孔謙貸民錢使以錢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
林學士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
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

爲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
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
租庸敕旨未須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莊宗不報

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
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
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
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
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減
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
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日市魚爲羹
日市魚爲羹何爲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
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

晉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
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
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
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
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
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

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
鹽錢至今斂之如故

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
金穀隸三司者世宗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太祖
聞之怒美治才精敏當時鮮及故以利權授之世宗
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五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明　北海　馮琦

弟　[illegible]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仝

財賦類二

理財二　四十八則

宋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太宗以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乃以陳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猥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剔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詰讓恕踧踖退至殿壁俟帝意稍解復進確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劒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陳恕罷以寇準為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因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聽鄉去恕薦準為學士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印至恕第詳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帝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仁宗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税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其

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廪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税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煮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榷茶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蔚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

害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
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
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
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
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而不給本錢遂詔
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
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
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
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

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
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韓琦論減省冗費　臣准勑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
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所有巨細
校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
中師幷臣與三司同共評所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
景德大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
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
亦是多不存在甚爲騷擾臣竊上言若檢尋前項年
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參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
用乃是徒擾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節
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
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絶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
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務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
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
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邊之費所
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臣
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

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頗有虛費即定奪
減省聞奏臣復觀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
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
應之也雖有佞倖驕親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
総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知所勸也臣愚欲
望陛下飭宮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
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
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
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
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

庶可期充足且內藏實聖祖太宗殿庫蓄累朝諸積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竭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靡費二圖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盡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弊必能知悉仍乞特降勅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發運使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勾當官員僚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裁省者即具利害聞奏降下依勅定奪其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裁省得官中錢物其元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自後榷鹽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騷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復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顯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後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滋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王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

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言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張方平論國計疏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為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一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

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

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錢甸百姓至援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

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煩費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盡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籌畫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脩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裁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亦若但遵常守

故齪齪細文避徇嫌韻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微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悔之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邦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呂誨論錢穀宜歸一疏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

指朝廷常選徤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出五曹及內外百司各自

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己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剩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

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此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為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　臣准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

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遺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刻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

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摧制兼併均濟貧乏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群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

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陳升之安石領其事物與人呂惠卿白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

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驟衆俾無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下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絶

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戸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鎭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

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去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即奏言陛下勸農之志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擿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捃摭賈蕃

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

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不
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宜示
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
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
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
二三年間開闔捭動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得安
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
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
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
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

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
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
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
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
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
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
欲竄摯嶺外帝不許詔貶緒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
倉操亦落職追察訪使徧行諸路俱成役書
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司馬光
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

所爲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
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
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
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
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
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
售矣安石不悦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曾參代蕭
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
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
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盗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

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
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
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
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
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
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
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
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
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獘曰平民舉錢出息尚
能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
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
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
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
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
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
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

病民況法許之乎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
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
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
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行青苗法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
常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
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税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
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亦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
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
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
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趨時赴事而
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是亦先王散惠與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
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
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
俟有緒推之諸路詔可乃出内庫緡錢百萬糴河
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

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
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
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
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
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
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
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

之簿待以救急貧窮[illegible]錢帛五十萬貸之[illegible]
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illegible]之其等與青苗法合安石
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惡正論益
延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
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
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
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
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
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置制三司一官

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
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
由是二人遂判安石乃薦繹共事安石每奏事繹必
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
石恃以為助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
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
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
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
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

又令貧富相兼十人[illegible]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
給千五十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
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
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
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王安石曰廣淵力
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
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
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

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
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
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
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
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

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
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牧免行錢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
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
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祗應而禁中買賣百貨並
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
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詰
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
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米炭太傷國體安石

力辨至議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
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
及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藏坐賈錢千
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
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
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
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
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
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
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

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侍勢陵使薛向出其上
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于魏
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
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
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
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
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
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
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
市易之為虐駿駿乎間架阡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

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
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
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
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
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置三司會計司帝嘗患增置三司費財王安石謂增
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
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
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
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

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
者不以為善初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
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
以天下户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
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
虧廢置及羨餘横費計帳闕之處使人無狀通而以
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費三司使韋
悖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吳居厚初為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閉田
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屬轉提舉河北常

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
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
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
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希進之士從風而
靡
行市易法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
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
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
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
官物者聽若欠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出而貸之錢責其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
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
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之
家輙取利帝去之安石謂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
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
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富賈上供薦席
黄蘆之類六十色悉令官直從民願鬻者市之以給
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
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行折二錢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

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
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
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
界外諸路並通行
司馬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
與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
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
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
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
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

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

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

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户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

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蘇軾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欹而拄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户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爲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

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吳賊之遺種其將來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

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能為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

惡者願入焉擿錢[illegible]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大[illegible]綿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役雖重難且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買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

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期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

令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
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
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
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
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
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未慮也
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而罷明年之春
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
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
時矣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上
所倚仗望實兼隆為士民所喜望受恩三世宜與社
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
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
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
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
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
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
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

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
在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
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
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
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
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
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
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
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恩乎且榷
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河東既未能

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有人曰吾左臂
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
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
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
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
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
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
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
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
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

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之不虧跡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救庚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

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可以爲孰害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繇

繇行法之際就密議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亦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省費用策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

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

其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官益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盡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鄉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

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

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還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

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

之吏親視其災而賁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
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
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
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
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
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
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
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
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矣
蘇轍上神宗書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

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
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
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夫今世之患
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
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
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
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
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
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
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

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
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洊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討之
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
所與之役有莫大之患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
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
既入踐其國繫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
救捕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
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
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
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

於鞭笞四夷臣伏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
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
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
之租賦督轉漕之吏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
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之財不
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
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
自已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
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
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

其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
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
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
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
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
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
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
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
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
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

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
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
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
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
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
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
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
以來取人不由其官上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
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
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

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
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
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
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
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
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
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
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
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
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

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
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
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
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
其脩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
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
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
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
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
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

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爲政無所

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怜其老則易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廢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下

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

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

所損之三載而名績無聞者罷其官自唐以來亦不
然若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
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
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質
怨也不直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
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
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弃其田里以
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
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臧罷
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

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爲怨皆將不免然
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
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
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
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
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己至若干者
二者皆自上釣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
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
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
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

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釣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
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
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

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
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
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
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
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輙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
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
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

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衆雖熈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

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聞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驅命冒患難深入敵

國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一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盗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為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餘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

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弃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動

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
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
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
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
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
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
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
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
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
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

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
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
以為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
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
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
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
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
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
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
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illegible]

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
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
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
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
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
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
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
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
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

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
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
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
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
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
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
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
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
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
近郡官為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

令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於爵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

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寸尺之柄幽囚禁錮甚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欲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溯汴而上以石計

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

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鄙者富之端也不足鄙者貧之

然去可邸而收之然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廢矣
者去無足邸而棄之錢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
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
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
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
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
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
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
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
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五十三　理財
官司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
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邸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
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邸而收之則無益之費
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
過計故為是二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
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
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illegible]也
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
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
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迨

今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
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
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
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
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
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
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
為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
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
而誅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　五十四　理財
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
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
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
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夾
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
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
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
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
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
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

三司[illegible]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illegible]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爲漢文帝不有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恭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當伏斧之誅無所逃避

哲宗時司馬光言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戸部詔從之尋以李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

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

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増場榷茶害過於市易乃罷師閔而遣戸部郎中黄廉使蜀按察廉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塲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帝從之

徽宗時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説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剥横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一[illegible]裁[illegible]以[illegible]蔡攸[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司除[illegible]日[illegible]並講究條上於[illegible]內侍[illegible]掌[illegible]宫[illegible]省[illegible]貢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illegible]省當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蔡京帝從之京至是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爲戸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

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鈎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自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高宗置總制司命戸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楊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歳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歳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歳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

[illegible]奏帝從之[illegible]制之額增析為[illegible]

[illegible]收至七百八十[illegible]

元世祖時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又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糴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

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為污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桑哥摘委六部鉤考諸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可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所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責代人皆棄家避之十月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剥生民為

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易以輸未嘗採之於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之

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

為處位與左司郎中周戭同議事微有可否誣以廢
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
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鹽轉
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
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
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
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
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
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
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

問其罪後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世祖都親鞫之一一
欵服遂命誅之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
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
惡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救之
英宗時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
房山黃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
官
順帝時令民入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
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
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
今與況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牒
其粟藉為令乃可從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六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財賦類三

勸農 二十一則

管子治國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

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于農故先王貴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

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

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齊桓公曰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怨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

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呂覽上農篇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

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緩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

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秕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

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人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為其唯厚而及鍭者䋣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

盗乃竊望之似有餘蕪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
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
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
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
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
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
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
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
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
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為泠風苗

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
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
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
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
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
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
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篇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
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
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
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
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
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閲而青零
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
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
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
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
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

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
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
滋厚糠多秕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
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
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
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
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
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
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
而服薄稔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

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衞變彊𣧑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漢文帝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九　勸農

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非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十　勸農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明帝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

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所
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
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蛾以及蟊賊詳刑慎罰
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齊王攸節省疏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
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
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
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
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粟而不農
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

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
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于暫
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
莫不自勵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
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
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
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
反本于茲爲盛
北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
州刺史韓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
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
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
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
妾袨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
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
於斯愚謂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
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
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

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
食
唐皇甫憬請不置勸農判官疏　臣聞智者千慮或
有一失也而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也且夫無益之事
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
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
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爲見地何
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
使之輩未識大體之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至深務

以勾剝爲計州縣僶俛罪擬牒卽欲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逃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失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尚迫程數鹽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皐中術管晏陳謀豈息兹弊若以此爲給將何以堪縱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量田稅客能周給也

朱希濟治論　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

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飾器在焉職官之禄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覩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領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鑽飼筋力竭盡於磽确汗流浹背忽以驟霖日熾其背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月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于場圃也未及斂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嘵悍吏繞于居亭必若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歲之

入也我求之何以應徭役之役者不從我他日之徭斂無底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脅之言無不强足其欲粟之熟也獨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爲奸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illegible]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急之辨者因復

用于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侵我取積其物以中之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爲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嗜利要時一中百得易于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

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

竊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卽敕有司如其所言然竟不能行

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

宗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宋范祖禹論農事疏　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祿受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愛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

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舉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稼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

之何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畒之勞
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
爲先則天下幸甚

高錫勸農論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
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
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廢於制度也制
度廢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
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奇伎淫巧
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
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

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
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
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
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
夫以舉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
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
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
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歛
多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既輕
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

取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
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
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
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
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
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
雕鏤者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穀如金玉貴帛如
綺紈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
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興之利薄農之利厚也
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

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
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
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爲焉則奇
伎淫巧浮薄澆詭之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
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宇文之邵上書　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
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
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
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
子饁彼南畒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事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乎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

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愈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楨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

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文王問于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

故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及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漢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董仲舒論限民田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

卹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陸康上靈帝疏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十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斂從令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晉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

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

十萬繼武闡廣之功宜以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

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

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寔大夫劉明僉竭忠獻計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于朝其言是也殿下用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耶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遂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寔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隋以蘇威兼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

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小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新附口六十四萬煬帝詔百官曰前代無賢才受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輕重皆由其口人不能詰

唐玄宗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

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明皇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諸道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德宗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得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

罰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宅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德宗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歛榷率以爲軍資自憚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

經濟類編卷二十七　二十九　賦役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寛恐所得無幾對曰寛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敝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德宗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輙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憲宗時李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二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此聚歛之臣割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舊制民稅分

經濟類編卷二十七　三十　賦役

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歛于民裴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

杜佑戶口人丁論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于重歛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

貧重斂則多蒸麤而國貢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
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
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
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
豐俗阜寔由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
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
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
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
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
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奸偽尤滋高熲覩流俗之病

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
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
以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
遍于天下俗康人阜熲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
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
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
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
弊廢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
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徒習程典親

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汪瀾風流相
奔競相驅職事委于猾胥貨賄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
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
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誠適時之
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
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沉之率今則眾矣徵輸之數
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雜并今日之宜酌晉隋
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
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

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
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後灾沴不
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
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
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
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
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
非無其本歟
後梁徐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
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

餘僕豈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後唐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宋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神宗時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王安石安石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既蒙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帝以諫臺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

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

貧從貨畜産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番息之錢一非
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
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
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數乃參會通
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
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
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
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
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凶豐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
益困矣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費爲宗
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
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
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
兩丁巳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
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
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
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
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
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
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
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
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
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
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
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
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
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
罪罟也浸淫爲大姦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
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
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神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
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
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
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
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
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
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
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
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

溢獲類凡械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
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
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
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
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巨野縣尉王曼爲
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做焉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
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
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

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
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上哉竊聞兩宮以
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
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
臥帝慰免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
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
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
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
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

蕩耗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録其
勢安得不犯徙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
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哲宗時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
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
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
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
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
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
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

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
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
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
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
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
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
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
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
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
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

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蘇軾均戶口策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

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

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無事樹藝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舍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

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肖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

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荊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力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

也

蘇轍役游民策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

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役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

得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宂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

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般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偏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

宋之征令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
代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上而力役之
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
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
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
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
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今者雖能使游民無
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
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
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

經濟類編卷二十七　四十五　賦役

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
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
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
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
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
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呂大鈞民議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
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
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
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
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二
轉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
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可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
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二頃執一夫之役主戶
不足以客戶足之

張方平論免役錢　臣切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
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
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
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
用之所出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

經濟類編卷二十七　四十六　賦役

此道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
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
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
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
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
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
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立五等以
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
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
焉此所謂取于山澤者也諸貨莞榷征筭斥賣有貨之

利此所謂取于關市者也榷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
者再總邦計見諸鹽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
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
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
馬征戍聘使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
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
百餘萬緡太宗以是將兵閱馬于河東討拓跋賊歲
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
未嘗聞加賦于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
乃二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豈是而

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府藏之積
散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
青苗以賑乏絕選募備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
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
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
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
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
捻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
此雜料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横斂因而著
籍遂以爲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

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㪷一十五萬八千有零
額正稅并和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
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
夏秋沿納錢雖緣舊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
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
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
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
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
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而可見也凡公
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

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
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帛之豐寡
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
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備錢既出入非
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鹽游市井自如商
賈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
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爲
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縣關
并田廬舍牛具畜産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
小家農器春磨鉏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

了食主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指
手足澗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爲功于資爲利所
貴利從之此豈聖意然耶必料天聽亦未之諱聞也
陛下本欲以実利利天下至于施爲見于行事非復
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
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
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
不勝其敝且民田一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
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
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浮輸誠從酷

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
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新粒大鄉戶衆一
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
務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
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
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爲怪莫之改圖臣恐
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
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
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
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

労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
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
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
爲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
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没有遺恨故求
一對清光專爲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覓愧負專聞
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
徽宗時晉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
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
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

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
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
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戩死
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狼愎寡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
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
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輙
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
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
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
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輩致之

賀欲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南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理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

廪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辨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十不許多收其間昆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

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科擾初買官田猶有抑強疲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

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焕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黄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群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

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減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元世祖時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徵糧之在民者令何以堪部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

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

成宗時公田為民害而荊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仁宗時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

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並還舊制

英宗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明 北海 馮 琦 編
弟 馮 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財賦類四

積貯十五則

墨子七患篇 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

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愛佼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

民何常此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

是以爲大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
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
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
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其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
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
多爲衣衾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於外府
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
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
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
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漢賈誼論積貯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
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
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
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
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
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
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
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
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
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
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

陛下惜之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
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
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
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
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
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
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
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
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
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
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
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
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
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
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
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
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

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
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
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
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
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
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
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
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
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
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
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
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
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

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
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
多矣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
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
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
侯

隋初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
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曰賑饑莫要乎
近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
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
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
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
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
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
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爲法而擇
良民之官行勸賞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
之饑也其有瘳乎
唐初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田皆不能贍
始用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
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
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
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
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

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
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
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
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
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
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
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
司度宮中藏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
可以爲政德宗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

[illegible]於數甲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
[illegible]人主意議者稱之
陸贄上疏　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
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
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
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
比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
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
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
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

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
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
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
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
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
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糴爲易臣以
爲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
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
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
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illegible]錢江淮宜[illegible]
以糴所發米而運彼所乏之[illegible]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
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
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二十七錢耗其九而存
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
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
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
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
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
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

于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
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
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
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
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
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
其策邊備浸充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
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
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

曾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
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强此
獎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權德輿論度支疏　伏見司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
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似守刻而少通徒有專
謹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貳大農之卿長司大倉
之出納號爲稱職蓋有恒規陛下急于獎能切于賞
善權委邦賦冀有成績且度支所務天下至重量入
爲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生類
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

損益上係邦本下係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
自延齡受任已近半載羣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
輕重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邀倩經費之功務遂移用
之法貫無留事以酌乎中籌領簡書周行羣國失于
毫釐利病相萬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于感
恩昧于量力思有以効强所不逮則有枉尺直尋之
心多方自固之計更何其隙入售其奸因緣蒙敝觸
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畢時甚敗罪之何補
宋眞宗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
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貴

貴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糶廪易以新粟
其後判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絶田官自鬻
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
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
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余靖論常平倉疏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
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
有道制之有術備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眞宗皇帝

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
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
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主
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
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
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
然借支官錢以充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
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眞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
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
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

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貺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常給者糧廩卒可備豈非先皇預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聞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斗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斗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重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田况内帑策　王者富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孰非王土經庫雖出悉爲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謂度所共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内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内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商用而致然於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鋭意於理躬履儉德述宜醲化後之言治者比開元如正觀逮乎末年乃恃泰寧内縱奢樂權臣估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爲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使卒黎元厚斂寇盗啟後韋皐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爲貢奉由所以能至於裴肅窮賈嚮之利以遷廉察嚴綬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爲德宗備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闢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稽求繁廣研及圭撮歲求倍蓰加以鳴社慶辰升烟大祀冊禮昭穆容典交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

裏於公賦輸之内帑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内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名旋復追索纖遂之士咸以爲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内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使外足而内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濟者蠲賓民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因其資[illegible]奔慾窮兵黷武用度殫費銳不可已於是[illegible]之徒專務功而榷酤筭緡坐市販物鹽鐵[illegible]之法流弊於千古矣嚮非高祖文帝之德[illegible]於前昭帝霍光

之勤休息於[illegible]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
蓄私藏中上方斂諸郡之寶中黃府積天下之繒民
困調繁目爲道行之費漢家業衰於此矣漢室尚儉
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不爲私也章矣今縱
未能盡出所積以付有司亦當於豐凶之年䘏疲羸
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使乎下民寬饒大計
盈餘然後內於別藏斂其餘貲亦不爲過也抑又聖
人大寶曰位見於易繫大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蓋
寶乎位則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爲私以是而
言所本尤大者天心獨拾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於

萬嗣矣
孝宗時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而
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鹽
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
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
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
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
熹者謂其疏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
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
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
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
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
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
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
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
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
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
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
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
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

還者有罰

救荒二十一則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
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
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
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

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
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
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
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
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
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
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
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
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
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晉國饑惠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
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
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
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
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懼之有公使為
箕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
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

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
行國家代有補之廩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
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
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予而天
予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予之
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
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
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
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
我卑辭重幣以請糴于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
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
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
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
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饑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

糴三年吳亦饑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
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
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
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
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
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
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
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
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
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
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
不可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
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

猶勝養以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
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孫叔殺蛇而致
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
崇請當之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
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
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
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數委使者
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

至大饑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悦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使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

撫諸道水災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旣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悦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

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

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富弼論河北流民疏　臣昨在汝州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

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桐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輒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尋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一依奏陳事理其後來者即教不得給田候春暖勸諭令歸上路後方知其餘州軍所到流民不拘新舊並只用元降朝旨並不許給與田土臣其時以急於赴召不及再有奏陳自襄城縣至南薰門共六程臣見沿路流民大小車乘及驢馬馳載以至擔仗等相繼不絕臣每逢見逐隊老小一一問當及令逐旋抄劄只路上所逢者約共六百餘戶四千餘口其逐州縣鎮以至道店中已安下臣不見者并臣於許州驛中住却一日路上之人臣亦不見者比臣曾見之數恐又不下一二百戶三二千口都約及八九百戶七八千口其前後已過并今未來及有往唐鄧萊州等處臣所不見者又不知其數多少扶老携幼累累滿道寒餓之色所不忍見亦有

病而死者隨即埋於道傍骨肉相聚號泣而去臣親見而問得者多是鎮趙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戶以十分爲率約四五分並是鎮人其餘五六分即共是趙州與邢洺磁相之人又十中約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濟戶與無土浮客即絕無第三等已上之家臣逐隊徧問因甚如此離鄉土遠來他州其間甚有垂泣告者曰本不忍拋離墳墓骨肉及破貨家產只爲災傷物貴存濟不得憂虞餓殺老少所以須至趂斛𣂏賤處逃命又問得其全家起離來更不歸者亦有減人口暫來逐熟候彼中豐

災傷斛㪷稍賤即却歸者亦有去年先令人來請射或買置田土稍有準備者亦有無準備望空來者大約稍有準備無一二餘皆茫然並未有所歸只是路上逐旋問人斛㪷賤處便去臣竊聞有人聞朝廷云流民皆有車仗驢馬蓋是上等人戶不是貧民致朝廷須令發遣却歸本貫此說蓋是其人只以傳聞爲詞不曾親見親問但知却有卓乘行李次第頗多便稱是上等之人臣每親見有七八量大車者約及四五十家二百餘口四五量大車者約及三四十家一百餘口一兩量大車者約及五七家七十口其小車

子及驢馬擔仗之類大抵皆似大車並是彼中鄉村相近鄰里或出車乘或出驢牛或出繩索或出荅蓋之物遞相併合各作一隊起來所以行李次第如上等人戶也今既是貧窮之家決意離去鄉土逃命逐熟而朝廷須令發遣却回必恐有傷和氣臣亦曾仔細說諭云朝廷恐作拋離鄉井欲擬發遣却歸河北不知如何其丈夫婦人皆向前對曰便是死在此處必更難歸兼一路盤纏已有次第如何得歸除是將來彼中有可看望方有歸者也此已上事並是臣親見親問所得最爲詳悉與夫外面所差體量之人薄

劇縣職官畏懼州府州府畏懼提轉提轉畏懼朝廷而不敢盡理而陳述或心存姑息不肯說盡災患之事或不切用心自作鹵莽申不實者萬不併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如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閑田土及見佃人剩占無稅地土差有心力猶公官員四散分佈各令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却歸河北其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漁樵採捕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行指揮約束所貴趂此日月尚淺未有大段死損之人可救卹得及

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寇邪交傷陰盛如此事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蘖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曾肇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

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

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

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爲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出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

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理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

流亡之衆羣若既無所歸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或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
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
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
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
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
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
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廪

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
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
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
於儲偫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
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
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
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
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
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
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
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
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
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

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内安輯里無
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
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
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
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

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産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

十五萬爲率海鹽州[illegible]歲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歛於民既而果然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漕運八則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僱

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

代宗時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

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治胥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潤州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元世祖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民伯顔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籍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

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䚟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牐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

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
曰通惠

貨殖一則附

司馬遷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

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
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
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
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
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

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
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
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
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
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
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
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

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
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
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
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
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
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
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
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

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
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
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
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
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
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
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
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
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

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
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
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
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
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
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
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
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

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
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
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
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
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
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
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
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
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
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
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
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

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
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
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
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
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
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
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
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
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
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
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
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
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長沙出連錫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
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
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
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刼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

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鮿千
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
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
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
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
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
刀言其能使家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
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
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
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
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

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
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
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
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
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
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
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
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
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
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
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一

郊 十三則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

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

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漢董仲舒郊祀對 廷尉臣張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聞古者天子

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

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匡衡定南北郊議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于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八人言當從之義皆著于經傳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宜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

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質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奠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脩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脩

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郊所

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

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

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

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搆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啟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

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祀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昊天上帝及五帝與同議

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殊爲謬特深按周易云日

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成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

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例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校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事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附式令永垂後則謹議

褚元量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

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來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

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其行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于文上更起凡明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于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親徹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又按王后行事總之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所以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

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王者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凝丕天之大猷斯史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臣忝守經術不敢黙然請旁詢碩儒俯循舊典違曲臺之故事行圜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謹議

蔣欽緒駁祝欽明請南郊皇后充亞獻議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議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几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

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也
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人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
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
亦言祭祀也經與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
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
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非獨天地為大祭祀
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
卒爵按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
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天無
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

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
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欽明
惟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
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
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臨事而卜日宿視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天王
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
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
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薦豆籩徹此一凡
直是王后祭宗廟之事故惟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

合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
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宗廟
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天王之禮以混下凡王
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按此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
而薦豆籩外宗贊之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宗廟
之薦本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
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
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廟攝后薦豆祭天又

命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
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享先王則袞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
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
展衣褖衣也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從王祭
先公則服之闕翟祭群小祀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
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則服
之王后無助祭于天地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
明王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祭天
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又三禮

等云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
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享
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于王所乘也翟
車者后採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
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
無祼鄭玄注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
祼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
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之是為二
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
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

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只
及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
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
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典籍與王今主郊天祀地代
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王后助祭之事又高
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王后助
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
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祀南郊亦並無
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
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

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正文若以王
者制禮自我作古明王立斷非臣所敢言謹議
唐于元南郊先燔後祭議　臣等謹按明慶年脩禮
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
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
義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
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
也按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
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
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明慶中無忌等奏稱

晉氏之前猶尊古禮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
璞晉南郊賦及汪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
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先飲福酒並
燔燎又按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魏
後燔晉不先燔無忌之奏事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
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
時祭于神坐也又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祭天
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合奠之神座理節不惑
又云四珪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

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illegible]亦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明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珪有邸奠之神座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十五帝同用四牲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制事乃無憑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燔庶允經義謹議

後梁祖廟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均王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

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均王不聽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均王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玉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圜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陳襄南北郊議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

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得以通精誠以迓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

周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
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
得隨失卒無所定壹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煥
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
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覩奉德音
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
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
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
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
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

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
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儀衛省用度約
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
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
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
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
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
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
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
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

與後儒議者徒知郊祀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奉之[illegible]祀
陛下鑑先王已行之明效察歷世不講之大儀約諸
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罷青
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
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
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
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
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晗刺晗孫等言祈天保民之
事有天子親祠者三曰大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

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
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
周禮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西漢元始間始
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
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
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
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
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
乾之九九壇設內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
匏席用藁秸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

宋金多循唐禮今欲[illegible]能備舉宜取唐
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illegible]宜配天之儀有臣
曰自古漢人有天下宗[illegible]以配天宗廟已有祔享
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illegible]以太[illegible]配天不易之制也
不從

封禪十則

漢司馬遷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

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
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
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
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
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
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
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
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
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
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
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
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
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
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

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
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
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
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
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
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
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
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
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
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
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
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

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
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
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
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内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
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二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
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
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

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于天下也視其掌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
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
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
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
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
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
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
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
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

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
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
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
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
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
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
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
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
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吕事統上法郎
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

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
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
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
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
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
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
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
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
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
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

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絶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十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東方盖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盖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

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

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

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

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

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

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
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
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
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
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
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
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
令縣常以春二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
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
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
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
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
又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
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
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
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
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
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
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

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
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
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
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
紀文帝乃詔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
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
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
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
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

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
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
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
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
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
然屬天焉于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
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
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
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
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刻

日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
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
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
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
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
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
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
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
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
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

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
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
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
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
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
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
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
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
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

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
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
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
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
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
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
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
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
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
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

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
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
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
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
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
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
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
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
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

齊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
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
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
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
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
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
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

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
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
金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
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
有罪遷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
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
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
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
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

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
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
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
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
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
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
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
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

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
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
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
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
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
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
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
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

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
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
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
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遂東始立后
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
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
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
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
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無子

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
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欒
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
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
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
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
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
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
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
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
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
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
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

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
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
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于是
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
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
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
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
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
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
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

嘗旁見地如鈎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曘𥁕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

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

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

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于太室上
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
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
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為俎豆
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
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
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

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
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
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
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
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
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
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

谷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
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
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
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
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
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
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
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
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

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
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
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于是賽
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
絃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
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
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
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
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

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
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
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諸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
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
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
于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
周霸屬圖封禪事于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

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
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
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
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
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
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
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
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
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

上于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
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
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
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
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
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

禪祠其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
堂羣臣更上壽于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
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
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
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
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
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
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
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

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
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
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
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
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
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
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
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
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

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
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
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
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
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
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
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
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
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
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

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
于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
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
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
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
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
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

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
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
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
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
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
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
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
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
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

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
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
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
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
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
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
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
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
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
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

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
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
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
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
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
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
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
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

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
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
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
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
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
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
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

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
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
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
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
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
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
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
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
還徧于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

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司馬相如既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以問倪寬寬對　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

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政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見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閩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亨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

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唐文武官復請封禪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

山之崇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太宗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尙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尙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心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

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明皇時羣臣屢上表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明皇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明皇問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明皇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明皇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祭皇地祇於社首明皇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顏師古封禪議　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款謁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爲壇下距頂中齋潔奠饗已畢然後登封旣表重愼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于山下封于山上四出開壇道場通儀南面入升于事爲允今請山上圓壇廣五尺高九尺用五色土爲

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行事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書籍盛篋所以或呼爲石篋然其形大質重轉徙非易從宗儀無此石皆應取自他山所以不爲混成累輯而作大要在于周固稽其綢密而近代儀注更名石䃭䃭非稽古之文本無義訓可尋簾縮之間貴在折中不煩紛議更增疑惑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用備檢約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且置牒壇上止因累石不加繕築即以爲封匪唯嚴

禋之道有如簡率亦乃名實不副理恐乖爽今請于圜壇之上安置方石封印既訖加五色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金玉重寶質性堅貞宗祀嚴禋皆充器幣豈嫌華靡寔貴精確况乎二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耀瑤琦傳之無窮永存不朽至于廣袤之數足以載文辭緘束之方務在申膠固今宜立制隨時損益豐功厚德既以跨躡前蹤盛典宏規無勞一遵舊式今請玉牒長一尺二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其印齒踈密隨印大小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巧飾今

既積土厚封更無差動天長地久寧假支持斜設橫安請並弗置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其事尚焉我皇聲暢九垓威橫八極靈祇不愛其寶兆庶無得而稱但當贊述希夷以攄臣下之至具祭壇之例登封之所肆覲萬國受祀百神固宜刻頌顯揚功業至如小距環壇石闕別樹事非經據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神靈璽寶而弗用由來無所施行其六璽雖以封書莫不披于羣下受命之璽登封則用昭事上玄表茲介福休徵締兆豈因常貫又封檢之璽分寸不同即事而

言請並更造既順增廢之理永垂創制之名禪壇制度請從新禮行事儀式亦並依之自外委細不載于文者職在所司隨事量定議曰謹案恩管其錄如前觕疑之言不足觀採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跡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倪寬專贊其決逮乎光武梁松獨尸其事縉紳雜議不知所裁至如流俗傳文記注聽說未嘗從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誥自君作古聞諸往冊方今台鉉佐時遠超風后秩宗典職追邁伯夷究六經之妙旨畢天下之能事納于聖德稟

自宸衷果斷而行文質斯允詔旨集公卿及儒生學士議登封事謹依訪聞其件如右但封禪大禮舊典不存秦漢以來頗有遺迹闕而不備難可甄詳昔在元封時王傳採羣論建武有司亦稟成規至如記注近書委巷浮說不足憑據無所取材且夫沿革不同著于往冊自今作古寔惟今範聖朝不業方貽萬載臣下膚蔽不取專決請垂鑒察

宋真宗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爲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譖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

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宣無不可欽若乃乘閒爲旦言旦黽俛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

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

[illegible]中道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衞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

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

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八字
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本以紆
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
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
仁獻五色金玉册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
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
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孫奭論天書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
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
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

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
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
不售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
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
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
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
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
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
沸騰豈天下平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刼遷
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

虐而禍患猥至曾不知省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
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
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
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
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
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擁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
羣臣上表請祀汾陰真宗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

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
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
至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
建寶鼎縣爲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
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
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
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
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
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

衆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促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冀復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裴守眞封禪射牲議　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

至于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雖奠玉獻酌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請從減罷

經濟類編卷三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

明　北海　馮　琦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二

宗廟　四十一則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曰太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

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高郢魯議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代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

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柰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邪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穆得

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褻是周公不得爲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爲成康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泰伯豈武王忘泰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

無常以禮爲常以禮節情無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
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
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
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
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蕃之則可秬鬯圭
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
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
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
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魯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
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
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
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
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
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
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
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

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
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
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
焚煙徹于上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
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
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
祀爰居三不知也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
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
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
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

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

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豝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齊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

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漢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

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

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元帝議廟禮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后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廟園書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于

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

韋玄成罷郡國廟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于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

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矣三七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師丹議獨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泰祖不墮之祀而[illegible]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
厚共皇也
張純禘祫對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
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大
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
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
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
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

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
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晉賀循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
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
賀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
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
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
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
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
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

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
遷也下世既升七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
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
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
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
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
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
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
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于
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

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
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
告世祖謚于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于七之
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
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
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
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
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
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于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于王氏

復禘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卻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二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竟從循議焉

唐顏師古定宗廟樂議　聖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流瓜瓞詩云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德虞夏二代發禎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驛太祖景皇帝迹肇漆沮教新豳岐胥宇之志旣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遠之期惟天所命以長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寶啓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撫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輝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養生庶類皆暢達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太原寢廟議　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達卿士詳悉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烝

嘗事深追遠但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欲下土別置至若周之豐鎬並爲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廷議據此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爲迄今永久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先哲之格言皇王之通訓況復導揚素志實招懿則俾遵儉約無取豐殷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佑有乖先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裒不遺至

旌罔極罔宜勉卹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式光
萬代列採搢紳僉曰惟允

李文本定宗廟議　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莫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爰致郊廟自義皇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茲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孺慕踰匹夫之志

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典臣等奉述睿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非自天墜大孝莫重于尊親厚本莫先于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齊典立親廟五其祖宗之典不在此數庶承天之道興于治定之辰遵祖之義成于孝治之日

七廟議　昔孫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代之廟

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之廟主皆昇合食于太祖之室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太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饗祀不在

昭穆合食之例爲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洽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大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

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宣光以下依舊號令尊崇續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雍序太廟謂文王以爲說者具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卽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帝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晉氏不以胡公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

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于今矣當時不立者以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深遠方復立之豈是三祖二宗之意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新宜應愼禮祭神如在理可不誣請準勅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之義

劉承慶議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
探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
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禼太祖代
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
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周隋撥亂皆勛
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祟有
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
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由從七廟之
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啟曰四葉重光景皇帝

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於昭穆
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
有七故先朝未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
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
復遷今還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
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
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
存規模可沿理雖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
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遽錄追往建議復
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

繇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議
裴子餘廢隱太子等四廟議　謹按前件四廟等並
前皇嫡嗣殞身昭代聖人哀骨肉之深錫蒸嘗之厚
憲章往昔垂法將來今欲使陵廟有憑神靈是享故
禮曰禮從宜又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禮從宜者明可權也善繼志者不可改也我太宗文
武聖皇帝功成理定制禮作樂太上皇能事斯畢宥
然高視皆以理順于情情通則類應樂感于物物感
則德和所以深悼友于敬申孝享範圍軌躅潤色鴻
名昔娣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

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
有所殷方從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
登僕曰予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則太子之言無
復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也雖史有詳略而微旨見
存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
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國號建
立不殊季氏陪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
與夫睿聖深恩闡揚至化篤惟親之祀垂可久之法
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

使晉求秦祀厥匪漢恩所在者深所西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昔炎德滅秦奈自以功高百代天下郡國皆立高廟二祧不遷九廟並享三分國用四海共違徒議廢興竟無得失既而疾因夢譴嗣闕承祧雖天道有因亦人事何補既非此例不假推揚但樂有差等禮亦異數恭聞正議虔訪有司金石取象于軒縣牢禮不虧于乾豆談樂廢樹絕恩棄德神之無形亦可欺也又按周禮官有其職修其事若廢官去職何以敬神失敬與誠何以降福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徇利忘禮

何以爲國

陵同泰議 古先王作範貽訓不背時而立矩必隨俗而裁規由是因人以設教從宜而制禮苟反經以合禮膠柱以調弦故三代所以損益不同百王所以昇降斯別伏據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等皆與殊恩式創陵寢一薦蘋藻驟移植柘豈非睦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咸秩禮祀百神紛綸歲禩可略言矣按陳貞節奏狀云伏見隱太子章懷節愍懿德太子等四廟遠則兄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人立事于代而寢廟相循禋獻連時又

漢元帝朝貢禹奏及丞相韋玄成匡衡等議皆以爲先王典禮不可越者臣愚以爲貢禹上書匡衡奏記理異于此事匪其倫何者上述祖宗遠論壇墠往復于商周之際徘徊于遷毀之間隱太子等並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如近古之錫蘋繁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建封子弟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人立事于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奏狀云

合樂登歌有同列帝者隱太子等廟比來禋享皆稟備章牲止少牢舞纔六佾進無季氏之僭退用諸侯之禮恭惟故實未爲乖謬自茲以降斷亦可知又據匡衡議恩厭太子后園親未盡謹檢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準禮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故劉歆以爲德薄者流卑德盛者流光禮無所不順故無廢廟又漢司徒掾班彪云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皆數復紛紛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

之義劉歆傳而議矣謹以虞之言足明古今典制禮合從宜按臣術之議及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閱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罷廢竊爲不可隱太子陵廟等權興建立素非禮官詳定蓋是恩從中來斯事非外獎至如漢置戾園雖親也晉修虞祀繼絕也索神以祭則旁洽百靈咸秩無文則遠霑累代且置神之祀春秋所非陟岡在原詩人攸嘆國家仁及草木孝通神明澤既漏于三泉恩亦覃于九族豈有遠則堂伯祖近則堂諸昆服未絕于緦麻情見遺于黍稷臣愚以爲置之則綏族廢

之則收恩綏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爲宜

陳貞節太廟遷祔議　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廟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薦獻無敘矣謹按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湯甲而上繼于先君漢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承于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于世祖而不繼于惠帝其晉惠帝當同湯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以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于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湯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禮也此萬代之典敢不竭言

論肅明皇后請別立廟議　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

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太后有太姒之德以配食于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廟名曰閟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

元稹議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太和大聖昭孝皇帝神主爲代數

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爲百代不遷之
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爲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
主不得爲不遷之廟以愚所見皆非得禮之中也按
禮官爲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爲
不遷之宗皆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爲不遷之
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爲始有功者爲祖始有
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按禮
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
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
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

宗之號至殷以契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
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
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
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殷周雖
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準禮記王
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后稷
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
守祧註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于
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
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遷之始王並無不祧

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
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
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
徒遂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代宗
孝宣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迺値漢祚不永昭成
已降德不逮于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
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
爲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于此又有以七廟
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不可借
如聖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

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立昭穆之廟
六合不遷之廟爲九盡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
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
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是有功之祖則有祖
有宗盡居別廟于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衰毀然後定
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
周則無據言情禮則兩乖酌古宜今孰云可者竊若
削漢朝不經之傳敘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
常規爲百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他惑
之疑誠一王盛典也

裴守貞論立對破陣慶善二舞議　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賛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之盛德而子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況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雖陶化育莫匪神功豈于樂舞別申嚴敬臣等詳議並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

權德輿遷廟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

議限至二十六日内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貿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君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毁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王瘞于園寢等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虚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遷移於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

終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遷移于宗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宇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虚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虚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

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于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虚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

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
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遞遷園寢分
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援引滋多皆失禮
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
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刱立此又
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
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
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
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
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

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明偽禮官講貫
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
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
禁中乃今累叨殊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則
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
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
聖慮裁擇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
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
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
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
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
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
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
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
論多是平子明皇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卒從禮官
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

明皇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太常卿韋縚奏請
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聖人知

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人之嗜好
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
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
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
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豈可廢棄禮經以
從流俗

崔沔宗廟加籩豆議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
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
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

所需適者適其[illegible]異實於太古人所以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坏飲則有玄酒之薦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illegible]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入簋之盛五齊九獻之饌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illegible]犧象[illegible]不異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illegible]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

豆簠簋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illegible]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

矣復何加焉但當申物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肅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甀甀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于時器者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

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楊仲昌議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克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豆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獨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繼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白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

漢氏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隆於地乎漢制擬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地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今合之矣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　一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

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也今之所議者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疎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

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臣愈謹議

史玄璨禘祫議　按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議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三月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

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巳後隔三年祫祫巳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槀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
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
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
意帝意不能不直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
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
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
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
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
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勑告家居待罪帝命閤門
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

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
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
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
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
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
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
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
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
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
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程
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
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
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孫洙嚴宗廟議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
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
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切恐陛下承事宗廟之
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
時之祭禴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
攝事也蓋聖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
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

鸞刀以割晃而揔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
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秦漢
與草創禮之存者幾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益闕如
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
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爲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
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
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益濶帝王之親享廟者一
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
之行者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
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有司代祠而天

子未嘗親享也惟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之牆屋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祠饗之盛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委於有司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親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

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習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陛下皆親禱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祖宗神靈之廟親四時惟有司代祠三歲郊見而纔一至也豈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代祠則犧牲醴酪或不能致其潔容體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以未降福也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孝思於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享而示大孝於天下也臣切思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吉禮在典籍

者甚粲然矣而享祭之禮又磅礴大備以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其難也然而議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國家之禮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冀賚賜百官過幸增秩益國家議禮太繁名物太縟故古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太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設如唐之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齊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

駕謁太廟親享七室以盡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足而恭有餘也祖宗唯享陛下之誠百姓唯樂陛下之孝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一代之隆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答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宋祁祖宗配侑議　臣等聞王者建廟社之嚴合昭

禰之綴祖一而已[illegible]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
宗而下等肖之雖成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
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
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
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惕懼固惟厥衷
使攸司得稽舊章開[illegible]闡孫謀將以膺合
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
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鋤救焚伐潛黜不端夷羿澇
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與右因蜀與湘楚閩禺請
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十年長

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臨席運下武翼天之
討底定大原由是愼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貞信實類
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
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
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軌布度先天作聖
遂考夏諺亂虞巡祕牒岱宗肯殺冀壤翕受瑞福普
浸黎元肯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脊授明辟洪
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典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
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
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

[illegible]皆子孫世世奉承不毀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
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
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宜布天下
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宗對先謨
本之周道克厭典禮皆太宗親郊奉宜祖太祖配焉
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
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
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
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盛大申遹
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

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
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
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並拱開
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
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
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
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
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
之事鑑照前載抑畏虞輦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
愚管謹用敷啓惟聖心財鑑謹具議狀奏聞

脩維孔廟議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
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
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
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
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
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
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
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
宗所以別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
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

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
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
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
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
哉而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
若六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
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
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
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臣

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于夏序詩稱文
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
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
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亦生于周
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
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
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
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
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
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

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
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
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
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
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
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
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體無不順所謂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如臣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理宗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

當首而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議者咸以爲宜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後治平間議者以世祖稷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

魯曾曰先朝既以眞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眞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眞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英宗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

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經濟類編卷四十一

明　北海　馮琦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二

祭祀十二則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

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當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

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晉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江逌上疏　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illegible][illegible]度德[illegible]以[illegible]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　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

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伏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

所施補則不統其原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
究則不敢措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
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
帝猶勅撰定迫又陳古義帝乃止
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
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
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石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
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

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
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群神怨憾而
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
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
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
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
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
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
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
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
曷為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
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洩
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于天下
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
州復寒食如初

唐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謹按禮記
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又曰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

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
與日月同例恒加祭饗義在報功爰及隋代并遵斯
典其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
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已
上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典唯此一
議咸秩未申今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今請
聿遵故實修附禮令依舊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
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於河東以咎繇配祭
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
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周武王於鎬以周公召公

祭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按新禮孔子爲先聖
顔回爲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
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回俱配尼父於太學
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
爲先師顔回丘明並爲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
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
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可以爲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
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别聖則非周
卽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顔回夫子

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爲先聖求其節文遞爲得失
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
奥說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儒永垂制於後昆
革往代之訛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輙事刊改遂違
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
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
述周公嚴配此卽周公鴻業合同王者祀之仲尼生
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
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
已自漢以來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

茲上哲貶乎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
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
別禮配饗武王

顔師古功臣配饗議　竊以肅恭禋祀經邦彝訓追
遠念功歷代鴻典故當立文定制適事從宜垂裕後
昆永貽憲則聖皇馭寓玄化醇深錯綜遺文包括舊
義於穆清廟備孝饗於吉蠲股肱良哉豫銘常之配
侑爰發明詔俾命率由稽宗致請博謀僚列淺聞寡
見無足觀採但禮經殘闕年載遐深傳習各殊說見
靡一爾雅說祀禘爲大祭公羊義大事謂祫何休所

釋又異鄭玄然皆一配之文曾無重祀之證是非衆
論雖曰踳駁隆殺二端厥趣可睹謹按祫者合食禘
乃禘祭禘小於祫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其大饗周
禮著祭於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
魏晉以降莫不通行中間雖經坌失梁朝又以矯正
有齊立號朝宗河朔周氏命曆卜食咸陽修定禮義
皆有憑據同遵此典未嘗釐革今欲更改實謂非宜
六經莫見斯文二雍不斷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
且夫無豐於昵昔賢著誡黷則不敬祀典明文徒見
異端假從臆說煩而非當於義無取又尋古之配祭

皆在於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饗祀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於本室廟未毁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既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非山河之皆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於簡略論情即理孰□可安今請祫配功臣禘則不豫依經合義進退爲允謹議

李谿敬鬼神議　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教人孝弟非謂能爲禍福而求益則何以言祈福歟若然者則必知鬼神之所在矣不然則何以知其益邪且書稱帝堯命重黎絕地

天通無有降格以言天神不降於地地人不姦於天各有其所自然不擾也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莫能逢魑魅魍魎此亦言捍禦辟邪也今據史記列堯先禹後年代甚明若既使重黎能絕地天通則神人已不降格矣夏禹何所加益而鑄鼎邪若禹非妄作實欲知神姦則是重黎不能絕天地之通矣研斯二說將爲妄則列之經史以爲實則甚相悖今不知鬼神尚在域中邪爲前聖所遏絕而不通也有無之間果未可詳辨以爲果有邪則宣尼固當語神而不拒子路問事也以爲果無邪則丕山蹊隧之逢不列於史策既千里者論亦無復也自此已往或謂之有或謂之無竟無定止有無尚未知而君子敬之豈非[illegible]邪道固若是矣道斯在豈必徼福而後爲哉若徼福而後爲則是內懷詐僞曲謟之心非不愧於屋漏也今江東委巷之禮祠夏禹蜀人則祠先主與武侯祈祝徼福蹟亦甚矣且夏之後桀奔南巢蜀之後王而傳於成都苟有神禹先主武侯之靈何不救也豈有不能救其骨肉子孫而愛他人乎推而考之則鬼神未必能專爲利害也設令能害盈福謙饗於克誠亦惟德所動吉凶由人而已豈變化

所爲哉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若以鬼神未能福人而無敬是不見利不勸也未能禍人而無懼是不威不懲也可以君子而同於小人乎是故敬而無失匪有他也禁淫祀勵疏怠匪求益也苟有前聖之典籍在則禱祠祈福亦設教論道而已故君子敬順而勿疑

柳宗元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

[illegible]乎余曰夕之[illegible]之偶也古者旦見曰[illegible]
夕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
旦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
夕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
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
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
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
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是矣又加祀
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於
世可乎余從之

宋鄭褒原祭說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
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有興制牲幣有
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
郊以饗帝孝以承業府以祀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
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
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
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
[illegible]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
[illegible]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所獲罪[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illegible]

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浮
圖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
禍而樂福聞其說誰能拒之川奔而蟄赴自庶民而
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
民事非爲已也有天下然後祭泰山有土地然後祭
山川敢有僭擬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
民而爲已如可求之然以秦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
神僊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從道
士之說神猶不享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諂於神神
其臨哉其傳萌拆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

百千歲根深帶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
之而不思今爾有正其說必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
法壞矣口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無可奈何

巡幸 六則

劉向修文篇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

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削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隋煬帝西巡河右出臨津關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壽等圍之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大將軍張定和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皆爲所殺獨衛尉卿劉權出伊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追奔至伏俟城而還初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至是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車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

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自西京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歲鉅億計或遇寇鈔死亡不達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不遣至是伏允敗走帝立順爲可汗遣之不果入而還

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

從之諸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
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
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
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等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
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復道出城幸華清
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
從晡時還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
扆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略曰亂臣猖獗非

可遠數玄服莫辯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
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
山之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即日還
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欲幸東都
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皆不聽決意必行巳令度支
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
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
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
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
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籍田二則

周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命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龎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廪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漢黃瓊行籍田禮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恤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

宮饗禮載秉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并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漢魏相明堂月令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敎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敎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

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

幸甚

陳寵上章帝疏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

也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蔡邕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

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

以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
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
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
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
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
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
子孫是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
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

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
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
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
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
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
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
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
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
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
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
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
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
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
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
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

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
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
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
籥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
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
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
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
於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

義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星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

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引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

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升廣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而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紹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饗於帝吉孟

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太廟營室五度令月孟春之日月在營室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

篇而月令第五十二古者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
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朔朝廟
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
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
禮而狗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
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
明王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
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殺豐太平給符
瑞至由此而已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記號淮
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

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唐魏徵明堂議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
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曆籙未遑斯
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
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
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
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
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
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
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

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
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
無用舍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
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
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
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
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
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
來經始成之不日
顏師古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

睹厥起黃帝降及唐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
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
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
存傳記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
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
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
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載
帶以弓韣禮于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
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

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

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一實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昔漢建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於天子於是詔制始下決策施行詔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阜萌安兆庶子來鈞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閭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陳貞節議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

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墜典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祖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

寰九有感乂永徽二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群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朔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與

重閣層樓之業烟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邇遽加修復况乎地殊景亳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由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祭省之宜不便者並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孔玄義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大於此以明尊之極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

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祀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祖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沈伯儀議　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矣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

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

元萬頃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上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疊德啓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千古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承志忠以順美竊惟兼配之禮特禀先聖之懷爰取訓于通規遂申情于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斂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遷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

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寔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魄等邃含樞闡三葉之宏謨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以申典禮

明堂大饗議　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

宗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據
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
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
志切故于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
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
以神都郊壇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
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
四瀆諸神並合從祀于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
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于嚴配之道理有
不安望請每歲元旦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

嶽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
黷

閻仁諝明堂告朔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
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竇
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
今歲首元日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
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則聽朔之事畢
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
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

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
魏至今莫之適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
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
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
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祖帝而祭告
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
旣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曰禮人君每月告朔
于廟有祭謂之朝饗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
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
卽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

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
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
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
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
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
爲有明堂卽令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
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旣
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
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

月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

王方慶議　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大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

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郊總校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議按春秋文公十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得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

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皆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元日通天宮受朝及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校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

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言舊説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饗一間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用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其朔之時明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矩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饗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

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焚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一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

張齊賢議　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穀梁子去聖尚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以周禮天官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

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象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
日而斂之即其明證也且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
唯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
治于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太宰之典也故地官司
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
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唯冬官司空職亡
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
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于寶之注
以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即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
告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即傳寫之誤不可據以

爲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云左
氏傳云既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
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
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
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
禮即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
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即天子唯歲首一告朔何
其一取而一舍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
天明又云明王以孝理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
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

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即大皞等
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唯言告其時帝及其神
配以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
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但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
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於祖廟告而
受行之天子受朔於上天理宜於明堂告其時之天
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
帝爲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
饗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饗
也又禮官狀云若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行之

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是明太宰以歲首
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
而王猶日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子職云
頒告於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於天下諸侯故諸侯
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頒之於官
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
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高
帝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弘多豈可以漢
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
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

[illegible]義亦載天子覗朔之服不可言無也又貞觀顯慶
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
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
矛擊楯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於
義爲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隨時或欲每月聽政或
欲孟月覗朔此則斷在宸衷事關執政固非群議所
得參詳

宋范祖禹明堂議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
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
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

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
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牓將近
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檄於恭虔應禱開霽
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
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禱位方改步移嚮以示
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
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
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
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
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

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
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
宗則神天降祉群生蒙福矣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
德孔子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誠之誠乃可以
交於神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
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　月必見其所
祭者誠之至也大惟設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
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于上則百官有司

莫敢不祗肅于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惟陛
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
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經濟類編卷四十二

明 北海 馮琦 編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 四

會 十則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及我

之因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任事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㢊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

如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

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迫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皆乃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

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孫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

爲遜賓於宋以獎其北郭焉而過之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
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
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
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
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
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
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
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
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
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
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
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
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

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
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
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
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
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

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

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盟八則

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諸侯伐鄭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

十、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

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戊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

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
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
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
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
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
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
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魯昭公孫于齊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
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
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
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
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
焉乃不與盟
魯哀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
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聘六則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

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脩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冐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

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貨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餙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

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宴二則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院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羣臣曰太祖有訓笑色名馬人皆玩之然万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朕等亦常念及此乎

專對十五則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人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

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
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
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
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
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
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
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
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
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
焉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而忝
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
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
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
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
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
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
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
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
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

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

魯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

姒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
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
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
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
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
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若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
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
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
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
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
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
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

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
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
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
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旣受貺矣何蜀之敢
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

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
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
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
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
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鄏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
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
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
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
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
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
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

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
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
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
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
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
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
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
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
何為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群臣敢憚勞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

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丑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辭命十二則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
齊孝公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
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
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之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
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

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産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之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晉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
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
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
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

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
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
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
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魯哀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犒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人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五

奉使五十則

劉向奉使篇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旣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旣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周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

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襄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

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

初翁夕與於燎
是十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
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
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
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
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

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
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
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
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
之過也吳人內之

齊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
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
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
朝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於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
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
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
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
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
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致削晏子不剖而并
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
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

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
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
過王而行于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
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于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
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然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爲辭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若此之謂也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頸腐肉骨暴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閒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委身逃死來獻空籠唯王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于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嗜晨鳧好北犬于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

晨鳧獻于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于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于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遜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

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視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

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於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于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于是王召見問藺相

如曰秦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我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群

臣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
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
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
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
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
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
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
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
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
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

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
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
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
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
誠恐見欺于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
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
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
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
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
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于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
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
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

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
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
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
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
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
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
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慚為人主不
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
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
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

人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人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

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

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惠文王之世趙
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與之敗秦
終不能逞志于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為之禦
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為之死
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一母弟以聽命則雖齒亡之
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徒大言以虛
喝之耳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稱罪畱于人心秦知其
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
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敝邑之君有母弟

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其衛社稷大國焉
恃其威日尋于兵是以二子大懼於滅之及以與寡
君周旋其獲戾于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
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
之釋敝邑之政其何以為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
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對矣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秦王使人言於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
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
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
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
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
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
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
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
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
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
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
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
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
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
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

是也提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

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嶇山海之閒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匈奴復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漢後帝遣鄧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

[illegible]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

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文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文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文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文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文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晉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德元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元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

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客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

斬於市宣示衆曰今使縊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
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景騫請留之謂
淳曰天熱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
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
重非下吏所能傳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
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
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
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
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為衆
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帥衆輔之厚為

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秦苻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軍
閻負梁殊使凉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
不見殊等其凉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
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為而至負殊
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據阻山河然風通
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于前主上以欽明紹統
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驩
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
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

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
好君侯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
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
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
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
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
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
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
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
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奸

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
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
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
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
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
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
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
以吳必須兵凉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
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
恐凉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

襄陽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爲患負
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
苻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
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
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
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
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
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
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璀
曰然秦之德義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

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
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
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都地無將相文武輔臣領袖
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在公旦者則大司
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
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
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
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大師錄尚書事廣寧
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
金紫光祿牛夷博聞廣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
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
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
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
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
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
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
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
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
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于巖谷濟濟多士

焉可盡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
方皆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
公圖之璀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京
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
繫見幾之義實在君公璀雖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
懼秦師之至乃言于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
授之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
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
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

宜耳又謂嶠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
戴若思甘卓在襄陽無復異意三江州郡萬里肅清
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嶠僞許之旣到城下大
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郎日分遣
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于是數而殺
之

魏李順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楊定歸謂順曰年衰
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
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
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

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
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
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
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
受詔使還魏王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經涉
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
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
觀之不復年矣諸子又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

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
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

齊散騎常侍裴昭明如魏弔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
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固執不可
魏遣著作郎成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者朝
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羔裘玄冠不以弔此
童稚所知也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今卿自
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
昭明曰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
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逼淹曰齊不能行

亮陰之禮踰月卽吉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
彪敢獨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執親之喪居廬
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
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唯主人裁其弔服乃以衣幍
給昭明等使服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高祖嘉淹之
敏遷侍郎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來聘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
應對如流諧等出武帝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
勍敵卿輩常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時南
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游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唐高祖時突厥寇廉州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

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僕固懷恩死肅宗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汝爲市馬汝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汝有功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與爾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蓄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旣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

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後梁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

與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勲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勲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後唐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王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明宗所以即位之由

契丹王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契丹王曰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王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儀服錢帑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唐主復以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

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毁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

讒徙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
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
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
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
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
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
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
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
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晟忠節悔
殺之

後周馬希萼之師群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
為溆州蠻酋苻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谿
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
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
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
於群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
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
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
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
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
者之命擅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
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
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
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
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
以虔朗為都指揮使

西上閤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
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宅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
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
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歸之奉使者

乞丐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
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宋孫洙擇使策　今北虜猶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
聘問歲至日窺吾國家之隙身任其[illegible]朋足此遣使
介初不擇人頗無辭對之材可使振明中國之威信
以讋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
使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修潔車服整飭騶旅以
夸視於夷落細禮曲謹悉文訓策屈膝虜庭拜舞跪
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錄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
罪逐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

然後屈辭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偉辯刀筆在後者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發狂疾以自免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諾重為黠虜之所嫺笑彼戎王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髮首之胡館勞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遜枉王人屢省而褰仰自便甚可怪也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隳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

汗之失禮李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循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違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徇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寬故不復有倜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嫚視而踞傲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精諳通古今洞達情偽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驕虜之氣辭說關闢以厭抑貪狼之心其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略使得馳騁辨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徽宗遣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銜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

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王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令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徒求難終信義仍速退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

舊歲幣百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
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權場交易金主
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
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
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
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
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
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温訊等逃出
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
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

嗣許以二十萬石
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濬州還燕山高宗
遣洪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
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
至雲中粘沒喝迫所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
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
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
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因止劍士為皓跪
請得流遞冷山
張邵至濰州見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
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
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
撻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砦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
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
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
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
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宜正名畫
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
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
寢隔濶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竊痛之若彼
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
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
閤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
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
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
季子也
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洪皓張邵朱弁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

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得太后書遣李微

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内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

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

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暴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瘗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

於我辜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客跡金國虛
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
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
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
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
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
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
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

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
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
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
教郎直祕閣而卒
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
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
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
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
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奇之兵部
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
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
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
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魏杞去大字杞拒
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
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
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
帝慰藉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
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此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
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

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
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
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
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寧宗時方信孺使金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
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
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
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
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

崇浩不能屈乃發以復書曰爾與使再至決之信
孺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書及
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崇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
遽以在書來有誅戮恐劫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
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
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
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崇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
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
世爲子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
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

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
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
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
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
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
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
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曰陽欲迎
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
之入朝日躋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
與日躋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
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
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
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
以爲後也武宗立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
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
亦何害

貢獻三十則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光武帝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直百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

和帝時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

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遷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煬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爲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煬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卒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

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王世充密爲煬帝簡閱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唐太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缾及荀悅漢紀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爲子齊賢嗣齊賢嘗爲
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
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
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耶卿何以此待之
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鄉者屢
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
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
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
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
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
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
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爲尚書左
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明皇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
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
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明皇曰懷
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
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
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
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
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
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
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
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德宗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
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
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
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
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德宗從之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德宗曰朕以時和年豐爲
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
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德宗以奉天窘之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
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

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德宗覽之不悅命

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憲宗時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內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鍔則如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啟無可如何且鍔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鍔以進奉得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憲宗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憲宗不聽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唐明宗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

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明宗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明宗不受曰卿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頷之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怍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

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元成宗時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荅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經濟類編卷四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

明 比海 馮琦 輯

弟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六

禮 二十一則

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

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不可無也公弗聽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

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
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射之義禘
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家有
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職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
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
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
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游退子張進曰敢
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其事

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
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
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
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
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
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
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
此則以祖洽於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
矣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是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其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
家可得而正也言偃曰今之在位者莫知有禮何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
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
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
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

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夫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
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
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
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
治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
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
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

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故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是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

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則可效已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小人也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

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也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其燔黍擘豚汙罇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篤父

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

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
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
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
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
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
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
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

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
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
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
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
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
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韓非解老篇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
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
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
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
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
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
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
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
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
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
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
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
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
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
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
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
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
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
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

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漢高祖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于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隷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諸侯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觔

賈誼禮篇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自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

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强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二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

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

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藏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

凶穀不登臺扉樹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樂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雎而不逮不出頡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

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淳洽調和大暢則天淸徹地富煴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無攫齧搏擊之猷鮮毒蠚猛蚼之蟲山不薔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

司馬遷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迺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

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

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

者闕博洽淺者褊狹可不勉與迺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

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

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隘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

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

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

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

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

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唐明皇命張説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説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禮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勑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宋蘇洵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

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

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佚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鄕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

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蔡襄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于戈禮典殘闕至于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眞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頗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

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而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

之於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馬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舍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

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蘇軾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上禮行於上雍容和睦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睟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且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

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

邃且鋼羡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愞而不爲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邮孝子之志也是以思其生平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

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

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徐之是則有取焉耳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

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

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蝌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

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敬七則

周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予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予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

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

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
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
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
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
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
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
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
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
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
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
殺子金子公

臼季使舍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旣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
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
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劉向敬愼篇 凡司其身必愼五本一曰柔以仁二
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
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
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
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
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
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

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
楡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
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而
不愼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
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
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
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

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
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
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
首曰君子哉

威儀五則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
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
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
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
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

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
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
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
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
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呂覽士容篇　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勢固横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寛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朞年乃得之曰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歛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愼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圍邯鄲唐尚説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

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賈誼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愁然憂以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

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

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跸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冥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

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

以約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

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
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
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
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
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
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
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指磬
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
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兄乎明王執中履
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

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
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
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
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
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
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
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
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
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故力不勞而身大威此全人之化也

禮容語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
昭子右坐歡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茲非哀
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當樂而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
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

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閒
一月叔孫婼卒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
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
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
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
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
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
以不修能辟怨矣居儉動敬禮讓事資而能辟怨以

為卿佐其有不與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謐宥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
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
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
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
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
牲使四海之内懿然𥙷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
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誦
文武之烈纍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

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
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
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人民今單子美說其志也
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
周室稍稍衰弱不隆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
室加興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
于加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
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
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
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強其君今君曰將有

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
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
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
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
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
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
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
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者不免
于下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

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
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
人訐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于淫亂
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
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
弑于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
在玆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

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徐幹法象篇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褻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悅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游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于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

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于棋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閼邢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弒于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許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

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郄犨以傲亨徵亡異鈇以敬妻受服子囿以大明招亂蘧罷以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丧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名諱五則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魯桓公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吳張昭辨諱論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羡愚意

偏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絶之義不拘于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僖君之名而下無所斷弃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晉選司以江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親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唐韓愈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

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
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
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唐諱呂后
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
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
曾參乃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
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諡八則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
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恭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晉秦秀何曾諡議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緒而
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
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恣性驕奢不
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
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
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
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
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
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

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地之醜示後世之傚莫大于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尚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愼終死而後已癖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倚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

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

范弘之衛將軍謝石謚議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謇之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縻于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表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

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婚姻冲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

于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以上更議楊思敬議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窜鄠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絶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内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絶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魯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

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

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

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緌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魯莊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

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君之言及此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

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是故君子以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弗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王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曉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群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夫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絶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

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
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
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
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
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

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
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
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
人徼福于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
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
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
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
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
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
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
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
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晉成帝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者議者或以進仕理
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謝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
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
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
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
思慮損聽察況乎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

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者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宋英宗嘗謂神宗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寐寤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姑舅禮著爲令

經濟類編卷四十四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

明　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禮儀類七

喪 二十一則

檀弓喪禮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

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喪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

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

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于他室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漢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

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劉愷行喪禮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陳忠大臣行三年喪疏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

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晉愍帝正旦將作樂熊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于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帝納之

琅琊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丁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

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于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于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于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以議

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
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首禮殺則從其
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于臣爲君服亦
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
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
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
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
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
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
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

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遂三代令
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
一人論于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顧和乃
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
以一其本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
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
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
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
情閒閉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

禮廢憲章頹替始于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
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
所獻納雖權臣不茍阿撓
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
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
令遣散騎郎諭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謂所親曰
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
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
將何以補于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
耳帝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

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
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
亹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
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
魏故事既葬即吉與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
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
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
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
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

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儼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舊議

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啓　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昏寂寥闃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芳霈猶降臨賜殞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

唐魏徵定服制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

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朞未嘗同居則不服爲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于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illegible][illegible]類等衣孫撰羣經討論傳記[illegible]

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行者
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今
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適子婦舊
服大功請加爲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
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
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
同服小功

朝臣被推劾者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内議　竊以
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
誅也殛鯀其舉也禹興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爲深防刑人不
在君側雖著禮經于孫緣于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
伏辜安世爲漢朝名相稽康就戮延祖爲晉室忠臣
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于子孫方之
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
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
不漏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
大爲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竊爲未允
至若被推劾者以上親不許入内此由罪狀初發
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虔恭之心下申
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爲失理依舊不改

顏師古嫂叔舅服議　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
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
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
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爲舛駁特降絲綍俾
革遺謬歷代之所不窮儒者於是未辞超然玄覽獨
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
歌况乎昆弟之妻服親是奉夫之昆弟實業本同途
乃均諸百姓絶于五服當其喪沒閨門縞素已獨晏
然玄黃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閑防實開淪

薄相爲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
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修但苟避凶服豈曰稱
情又外氏之親俱緣于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
小功舅乃緦麻四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
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
謂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爲舅小
功同于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推薄之制更殿
内外之序增疎至于舅姑爲婦其服太輕冢婦止于
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重事義特隆饋奠之
重誠愛兼極咎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俞俱大

功巳子之妻其減降又是厚薄乖衰義其一也以類而言未爲允協今請冢婦朞服衆服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仲之後請娣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室礙矣

元行中父在爲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虞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議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

尊乾道也父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于事父以事君孝莫大于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異于飛走別于華夷義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于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爲難從謹詳三者之疑僉請依古爲當

高郢子游麻衰論議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爲嗣子游爲之麻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非之說禮缺

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爲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矜其不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爲乎觀文子未正虎位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俟告者而行之偃示何以廣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已之明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以匡其失而回適若此設使立人之朝謀人之政至于講大禮

臨大節獻可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怪而已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崔祐甫廣喪朋友議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待蓋寡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聰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尉幸也公

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illegible]
豈所望哉盍示今識之利病猗歟公理年未四十班
在赤墀簪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
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濶視光卑宾服爲貴爲
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護我不略我哀憊念噬膚之戚
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実
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凌天壤一拳之多
可以鎮方域況其渺瀰既廣嶄峯已峻增之廓之於
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簽忽憶永泰中
於穆鄂州宴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

宴適值有綏遠書者知鄭郴州炅知龍欽州濟或以
疾而殁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泫若而言曰二刺史
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七箸罷筵席因歸於所次而
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戚容而已
又聞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爲幕中之
恭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
圖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捐館於荊南邢與魏鄉國
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
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貴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
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

我者強鄙之詞尤物於[illegible]我樵夫農叟之智[illegible]
我者頻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illegible]
諄諄如不能已僕惰夫也因是而自誨及其宴也太
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
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膽夫歎來酌
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得終其詞哉使
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
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識當矣又何
以規諫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
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

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
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
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
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
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
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
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
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
上狼籍甚盛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illegible]
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illegible]

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illegible]
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
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
皇甫公理所著貽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
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
魏公使介今茲著論與於春秋隱辟故宋者茲又近
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膺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
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齋縱潤色之職事安
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
裁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

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宜子曰可賀
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乎世論議之與
刑罰當豈異哉予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
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
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
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
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
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
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
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
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屬霜也常積[illegible]因而
書之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
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
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
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
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
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
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

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
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
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
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
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
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
宜服袒免
周比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衛王直
譖齊王憲言其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illegible]

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持髮汝當愧之汝親太后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他人及葬周主䟽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居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亦令依行

宋孝宗詔起劉珙為宣撫使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之政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閒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訐許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

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貫戚買竊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几[illegible]

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举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刬游士之籍

遺詔二則

漢文帝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

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遺令七則

晉侯先歸晉襄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

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晏子病將死斷楹而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晉成帝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

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遺表四則

漢來歙上遺表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

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黃浚疾篤上書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傾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傾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

殲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愉頼皇乾眷命炎德
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
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書功於無形之世纂
禮義於交爭脩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
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
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
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
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
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
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

夫箝口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
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殞殁
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外內傷懼又
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
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
獲罪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
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
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
類相感理使其然

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　自古
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
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
據自然之埶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
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
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
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

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宋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
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
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
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
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

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葬三十則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魯昭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

六月侵以葬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
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
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
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墨子節葬篇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
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
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

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
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也以道
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
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旣𤅢而後哭滿
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
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
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
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
毋及泉上毋通臭旣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

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
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於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
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爲
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卽具戈
劒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
必捶涂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
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鄕者
本吾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
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
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
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
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
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旣
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
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
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

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

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呂覽節喪篇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閒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

葬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避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以愛所重而以生

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

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安死篇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

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

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相齊未亡而莊公冢相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

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漢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傳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

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

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
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䰟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
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
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
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
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
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

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
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
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
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
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
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
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
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
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
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
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
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
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
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
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
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

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
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
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
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
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
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
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
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

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慰衆庶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光武帝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

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聞之上疏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

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于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　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幷棺合椁以爲孝愷豐貲重綫以昭

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皇其猶若斯況于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耶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幷合欲更改殯祗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張奐卒年七十八遺命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羊祜謂傅玄曰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王褘遺令訓子孫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値季末

終身屢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壠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

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石苞豫為終制　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哈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于合禮與者耶諸子遵之

杜預先為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歲無毀

險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皇甫謐篤終論　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

嬰疢殯紀仍遣發雖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限
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
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
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
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
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
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
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槨
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
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于秦始皇如令

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
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
其無知則豈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
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
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
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
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
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
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
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
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
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
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
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
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
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
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
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
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

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
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
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
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
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
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
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
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
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
祭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

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宛悲沒世長爲假鬼王孫之子
可以爲誡死者勤進辛無改焉
琅邪王煥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
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
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　華
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棺
槨與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
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
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
甒以壺甒爲差則柷財大于壺明矣槨周于棺槨不

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
爲堅固無益于送終而有損于財力凶荒殺禮經國
常典既滅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
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
如此則柩不宿于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
無情于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于殯宮始
則營草宮于山陵遷神柩于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
事不可以訓萬國今琅邪之于天下國之最大若割
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
以長爲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

之徵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范冉臨命遺令敕其子　吾生于昏亂之世值乎淺
修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絶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必便穿穿必便
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
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
僉曰宜爲貞節先生
北魏劉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

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
道傍游子遠諫不納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
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
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
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
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
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
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
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太宗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
功不能及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
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
耳昔張釋之言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
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
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
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世但見

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
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
南復上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
年今以數月之間爲數千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
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
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
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武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
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啟其門必須鐫鑿神明
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
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
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當通會
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韓愈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
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
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
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
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
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
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

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
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
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
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
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
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
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
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
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
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

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遊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凶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

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惟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他日開發之標

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宋程頤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

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illegible]
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四五丈遇石必[illegible]
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
其大畧也若夫精晝則又在審思慮矣其各葬者出
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侖高不
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娶寐著龜而決
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
亦左右相對而落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
還家以殤穴葬之

陵墓 四則

晉傅亮為劉裕至洛陽謁五陵表　近振旅河湄揚
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
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
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
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
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
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
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
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張士烈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臣聞
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與先賢為後愚廢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
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
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
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懸
鬼疾頡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不

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府不遑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卽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爲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振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

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大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前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顏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任昉爲范雲作求立太宰碑表　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緗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五教以倫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罝之者反蒙嘉歎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卽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臣竊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輶軒不知所適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齊綱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輿櫬毀[illegible]永

蔚峻蟻珠穠玉回遼飾幽泉陛下弘奬名教下逮微以
物使臣得駿奔再滴長號北陵既幽逢前施寵佇旋
後渥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臨表
悲懼言不自宣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伏見詔書并郎義泰宣
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
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
禍名教同悲隱淪攜悵而年世貿遷孫裔淪塞遂使
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
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

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澤近闕於晉典樵蘇之
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

弔 問賻

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
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
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劉向修文篇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
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
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賻及事之謂時時禮
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

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
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
齊景公遊于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
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于國
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
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
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呂大鈞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
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收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

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然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毋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賵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有喪者之詞不曰顧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

視賓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吊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吊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備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從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焉庶幾其可也

哀輓五則

魯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

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吁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

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遺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illegible]

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
妓人皆著銅爵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
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
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
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
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
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
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

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接皇漢
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
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
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
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
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
日月而齊輝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
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于浚谷擠為山乎九
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慨
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

于曩載將稅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
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
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之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
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
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
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
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
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
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
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
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
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感惜內顧之纏緜恨
末命之微詳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
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于玉
房宜備物于虛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
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
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
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

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旣晞古
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于後
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
玆文而悽傷

潘岳馬汧督誄　維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
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
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
殄滅而蜂蠆有毒騷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于塗炭
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
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

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巀更爲魁旣已
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
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
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
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罥以鐵鎖機關旣縱
礧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柹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
匱人畜取給青烟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
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甒以偵之將穿城
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于幕府[illegible]

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幘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
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大將
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
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
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
遂許而子囿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
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
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
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玆
寵榮然潔士之闘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

噤害則皆婦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
也語曰哉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
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
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
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
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劔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
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策而贈之微臣
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知人未易人
未易知嗟玆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以

此汧城斂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棄冨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輩更迭雎潛蹐官寺齊萬旗闘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虆麥而炊罄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露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甕壺剝以長塹鑄未見鋒火以趣熽薰戸滿窟搰穴以歛木

石礧礌其穽空虛闃然馬生傲若有餘弩梁爲礌柿松爲弼守不乏械歷有鳴騶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氣戎釋我徒頭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闕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天子思慕彌長成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基旌善思人愛樹廿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盍[illegible]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懐於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

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耳如何吝嫉搆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孔坦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

自省綿綴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眄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于中原反紫極于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于世世常須

才況于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
雪夙夜憂憤常欲與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志
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慎深明足下慷慨
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
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五終

經濟類編卷四十六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黄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樂類

樂二十六則

呂覽大樂篇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㵳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

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

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篇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劒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

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

適音篇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

耆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

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古樂篇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

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

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箎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䩉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

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篇　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

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蔟之月陽

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
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
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
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㽔賓之月陽
氣在上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
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
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
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為務無射之月疾
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
陽不通閉而為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初篇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
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
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
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
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
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
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
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
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

及祭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
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
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
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
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
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

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
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誂越慆濫
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眾辟
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
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明理篇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
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
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
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

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 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於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

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僪月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鷃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

人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邪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絶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哥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尫萬怪皆生故亂世之生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劉向脩文篇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

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

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風從之是

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

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

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

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

宜之宅以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

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

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百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

以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
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
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
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
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
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
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
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
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

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
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
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惠王三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
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儛鄭厲
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
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
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
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
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
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
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
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
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
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温柔而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淫荒

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謂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載於心也温儼恭莊之動不存於體也乃所以爲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履中行善而終以帝紂爲天子好慢荒淫剛厲暴賊而終以亡非

參所修之致乎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又習夫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爾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墨子非樂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

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

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

齊康公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無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絝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

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稼耕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

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

懐衰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
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
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
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
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
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
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
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

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而
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
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
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
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
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
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
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
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缺
少此亦無也

漢武帝定廟樂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
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
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
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
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
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
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
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

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
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
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二千
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
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
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爲帝者太宗之廟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
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
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

司馬遷樂書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

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厭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剌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

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晉阮籍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旨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其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

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夫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

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

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

音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衆持之以乆散

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當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内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於

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鍾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内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開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

嫌嫂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内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惰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静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

夔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曰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旣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好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汩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聲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正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蹌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

矣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歟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

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廟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

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柰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玄貌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嵇康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

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illegible]

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

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

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托之于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

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衆聲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嘆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

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

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造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

果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
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
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
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
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
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
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
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
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
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

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
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
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
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
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
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
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
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
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
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

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說也主人答曰
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
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
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
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
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
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
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
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
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
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蹴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
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
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
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
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
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
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
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
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

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婁以明闇異功耳若以
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
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
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
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録載
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
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
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
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
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

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
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
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
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
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
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
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
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
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
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

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
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
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
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
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
名以爲摽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
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
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
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
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

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
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
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
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
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
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
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
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
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
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

壽哉又難云羊舌毋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矣若以常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以爲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

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毋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氣之中曲用每

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嘆羡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懽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

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

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
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
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
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
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
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
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
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
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
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

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
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
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
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
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
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
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
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
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
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

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
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
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
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
並用者直至何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
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
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
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
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
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

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
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
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
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
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
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
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
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懷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
懽顏悅至樂心渝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

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

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

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絶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

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采風俗之盛衰

之樂工宜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濟其聲絶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羮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悦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

無甚於淫邪也淫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觀矣

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諲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隋文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大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黄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黄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悦從之時有樂工萬

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上不悦寶常請以水尺為律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延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年
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
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
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
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文帝猶訖何妥之言不聽
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
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異聞所造繁
聲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
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時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

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
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
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
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
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
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
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
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
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

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
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
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
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
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
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
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
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

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
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
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明皇雖不
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王樸素曉音律周世宗以樂事詢之樸上疏　禮以
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
未之有也昔者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
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
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

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
器與工什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
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
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
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
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
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
之廢缺無甚於今臣嘗學律呂盡知古法以秬黍定
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
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

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
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
三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
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
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考
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
音始和暢
仁宗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
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
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
一簴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
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
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
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
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
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
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
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
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

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置局于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與作雅樂知制
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彊君弱之象乃參
酌鎛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鍾磬上之賜名大安
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
高又其鎛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
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
議者以爲鎛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嘗議[illegible]
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illegible]

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三卷其
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
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志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
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
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爲
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
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

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神宗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
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凡傑請遵
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
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秬二米
眞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
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
疏論之不報
蔡京每爲徽宗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

至是京客劉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
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取帝
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
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
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
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竊見其制作因
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
之信也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
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
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
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
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
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
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
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

徑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

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欲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取法

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審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

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庛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

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
以一千三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
常黄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
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
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
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
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
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
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
范鎮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

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慢然而懼曰鎮違羣
公之議而下與匹上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
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
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
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
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
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
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
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
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
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須之知庶也豈
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
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
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
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
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
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
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
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
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

實之意以積爲銖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
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
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若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
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
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
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
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
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
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

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籥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籥施

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

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議議也

經濟類編卷四十七

明 北海 馮琦 撰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一

貢舉 三十九則

漢章彪貢舉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胡廣駁左雄察舉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出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强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猒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剌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宜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晉孔坦字君平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賊子弑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

科刺史太守免官秀才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
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
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
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
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再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
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為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
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
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
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
為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

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
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
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氾問經
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華例違舊造異
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
延五年以展講習釣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
為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
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唐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太宗愛其文命

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
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
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
下雅道上善其言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
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
士試大經十帖
中宗時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
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
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

身人太多則於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
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
帖平文上甚然之
武后時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實才
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
諠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
彎弧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
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
右進劒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劒之任非
將之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

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畧考居官之臧否行
舉者賞罰而已

玄宗時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

代宗時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代宗命諸司通議李栖筠賈至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爲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風流

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元稹爭進取有隙楊汝士與錢徽掌貢舉時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宗閔汝士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沈既濟詞科論　初國家治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虫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

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猶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韜

才蘊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毁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隱慝嘲為篇咏以列于道路迭相談訕無所不至焉

牛希濟薦士論　朝廷求賢之道備于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為裨補聖世奏章不絕于明庭爵賞頻于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傳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于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幅每日斷長續短以人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內萬有餘衆或考秩滿或方伯慰薦或伐鈇功勞或昇獎舊勲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褒其行實敘其勞績無一日不為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于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于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生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飢誦藥不可以愈病益無其實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于人投擲于公卿之門者率不能

知其偽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為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況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變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証據以為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于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送羣衆千萬孟冬之

月集于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于九衢是非相難同
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遊之命
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橫薦
凡四方表函達于中書者必可指期于清貫美秩名
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惟平生未交
于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撫實哉官達倖門易
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缺冠冢之重矣朝廷委輔相
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覩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
弘董仲舒之學也相如枚皐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
也孫吳將師之畧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

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
薦賢者多受賞魯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
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
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
其必達取其必富貴賤如一死生不變之為誠明也
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師伐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其
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
為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
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
矣昔孔文舉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皐陶稷契

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
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
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
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興豈係歷數之理
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
里之步荊璞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
士之于世不可期于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甘心
死節尚且不疑況復身榮顯之中行心胸之事安人
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身有之利天下者以利
己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

人豈不利其身哉為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
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為急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況中庸之
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
者與之共食況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蓋遺賢之嘆也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蓋求之于
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旣
不廢于朝夕于所薦不公所用非賢雖以至于理當
在伸明上賞連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
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

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于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于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開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于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于京師天子制策

考其功業辭華謂之進士已廢于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于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于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于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巳昇沉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同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誰知之

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于波浪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沒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宂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于貴胄亦不卑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爭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于斯爲最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曰抱槧之人汨沒塵土天

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其傳粉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匪人成于牧宰取貲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于斯爲甚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堯舜興于畎畆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曾顏比之于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于匹夫匹夫怒之豈

在其賢之位哉爲仁義一日則爲君子不爲仁義一日則爲小人豈在世載相襲冠裳相承乎哉蒲輪不枉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皆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于鄉里聞之于郡國達之于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爲差也況布素對策名聞于天下者有之矣徒步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爲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

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寒賤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蛇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爲匹夫暮爲卿相者有之矣朝爲諸侯暮爲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舍在于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于廊廟之下爲瑚璉之器材之美者不出于里閈之內爲棟梁之用士之美者非貴胄之子而登卿相之位況投竿而爲王者師挽車而爲天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遐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必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愼擇爲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于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勳伐授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改姓其爲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于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舐筆署

久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爲善久廢其事爲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于詰其履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或以童判拘以赫圍驚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畧無愧容大爲笑端不可以取亦有居官清苦能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聘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塡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貪剸邑必有主者朝列之中以藥爲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絹公然大言曾無畏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

豈復爲政爲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蝟起以至于阽危宗社夫衆庶非樂于遠父母棄妻子之爲盜賊甘心于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飢寒是逼遂陷于此皆爲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爲急

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于修春秋則游夏

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

漸矣術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讓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人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賛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

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

國家從周家草創奕葉之弊承夏殷周漢之要同
隋既宅九州攸同聲教覃暨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
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
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
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
復因循版圖則張闊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
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
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
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
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

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
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秪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
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
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
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
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
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
過也

南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
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

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
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唐主
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
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
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

宋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
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
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仁宗謂中書曰水旱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
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

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
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
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俯除
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
之因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
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
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
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
不爲監

宋神宗銳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

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

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仁宗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之意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舉痛抑新體凡爲人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聚譟於馬首街司邏卒不能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爲之變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沈淪十數年以此毁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

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神宗時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治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治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illegible]

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賢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絀之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詔近臣雜議久而不決他日安石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

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十千爲期集費

呂誨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切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冗繁常患選才似未得術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閱其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欲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于本路舉人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

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朝廷久而行之士皆修飭風俗才無遺矣

哲宗時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敘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士以

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

神宗卽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哲宗卽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棄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公盡公得實善治才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

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于十科舉三人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司馬光貢院乞逐路取人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梛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國學鏁廳舉人試卷衆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

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定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上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

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

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作妄之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雖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疎拙長短相形理宜

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其聚一處不知何者爲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自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剩取一人以

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爲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爲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

旻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
遵守施行者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
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
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
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
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
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
甲
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

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
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
騎射及策于廷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
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
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
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
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
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
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
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
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
毋得專取王氏并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
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
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
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試之何以兼收文學
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
試者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
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
不過五人
朱光庭請用經術取士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
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之
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以不

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巳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巳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第

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巳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積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秘書郎趙彥中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

元順帝時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大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巳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

科舉未行時臺中賦罰無算皆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明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學校二十四則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猶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漢武帝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朱浮上光武國學疏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

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
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
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
得與講圖織故敢越職

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
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
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

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
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

選高才生受學詔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
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
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
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
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

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
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
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
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
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
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楚準勸崇文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

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恭
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
古典游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
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
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
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
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
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

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鋭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

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陽球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晉戴邈上元帝請立學校疏　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于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于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絶塵豈天下小于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

馬于長江兇狡鴟張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害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遑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

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胄遊之子未必有衝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于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倡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

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脩禮學

虞溥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冠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

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閒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

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王導請元帝興學校書　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

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蒞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苗舞干戚而化三苗僭僞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

袁瓌論禮教疏　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于南蠻頌聲溢于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

立人之道于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猶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涖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于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

徒損上儀屬羽有其官則臣之願也既而成帝從之
國學之興自瑗始也
劉梁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礧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
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
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
後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
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
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

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
宋仁宗時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
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
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
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名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
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
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
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
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
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

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州
其法著為令式
神宗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
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
之俊異者為之試藝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尤垂意儒
學自京師至郡縣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
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
廡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
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
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

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
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
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
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
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王巖叟請罷三舍法疏　右臣伏以法有為名則美
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
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
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則賄賂之私行而
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念紛紛

書請生因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罷已然之弊能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特自足以獎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

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方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

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諸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尊委任厲行
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
數十條
理宗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
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
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
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
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
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
祖謙尚未奉明綸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

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元武宗命李孟爲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
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
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
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
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
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
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
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
之

齊嚴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能去學制稍廢至是復
以嚴謙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
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
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
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仁宗從其議
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
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
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
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

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
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
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
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
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
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
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
人之道

漢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
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
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
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
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
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
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
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
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
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
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
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

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
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
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
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
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
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迺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
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

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
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
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
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
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
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
子比意同力[illegible]閉固距而[illegible]

試稱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徐防五經章句取士疏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卽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晉荀崧為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illegible]

猶故尊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原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于百世之上縉紳詠于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

舊制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特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于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雋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式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于是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世講藝今雖

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宋神宗時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已上五經

晉阮籍通易論　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
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
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
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
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
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
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
致日中之貨修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
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
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

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係
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
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
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
潛能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
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
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
既發德法乎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

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遏惡揚善以致其大諫
光之裒多益寡從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
位明聖又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
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
馭統一大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
以度也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勑
法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盛亨盡時極日至先王閉
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業既衰非其之
後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
布澤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疏承養善反惡利

積生害剛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
是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乎
而明盛衰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
吉凶由闇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
者歸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
來藏往者莫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
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
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
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
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

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咸以莭
之男下女上遍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
之遁而退之下隆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
晉明升惟進光大則傷聚以處身異以成類爭離既
解緩以爲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乘五馬
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
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貫
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困極及
下井養不窮革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
分長序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終敵應而

行漸以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
陰之從陽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專而一之
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
窮後衰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畀身下意利
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散之順
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
位乎外衆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乘木有功故
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
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内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
物唯類大得則虧其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

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僞薄也小過下泰
不宜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
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
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剛陵替君臣易
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
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
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愼辨居方
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
爲開坤以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
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

在西北剛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
承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
於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於風陰
德有紀火中鵙鳴母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
健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
留羣幽爲陽在中未達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
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
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
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撓其
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寄而不

旅咎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
疑臣主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劒戟在
陋雖置叢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
鬼方宋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
終也旅上之焚棄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揄衷
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
衛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
小者過也旣濟初吉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
以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夫濟上六飲酒
无咎何也過而莫改危而弗問誰咎之也无其何也

无妄而至非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
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隣而不收其民有
衆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災勿藥
何也非常之厚離以爲同無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
成敗何疾之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試也龍者何也陽
健之類盛德尊貴之喩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
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
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
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貴勞而無援
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

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
施其令也明罰勑法督其攻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
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
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
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
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
因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
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
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
佐聖扶命宣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

正德以理其義察危亷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
行以遂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重先王
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別物
居方愼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
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
過滅示天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
物仰生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與也
君子曰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
事業有所麗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
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失

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定其體
龜圓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
取蓍龜以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
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
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
以別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
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及之初終盡者
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折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
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
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

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奢乎
人之德者不高在上而不援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
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畜
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
矣
紀瞻與顧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
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
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
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

地惡謂未嘗夫兩儀之形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
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
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負
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
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
尼條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
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
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
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

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
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
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
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于此
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
宋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
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
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
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
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

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

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

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已上易

廢偁洪範論　箕子之敘洪範云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

範之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二說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倂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倂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

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繇有沿

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以鯀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卽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授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受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倂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二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

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怪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旣有洛出龜負之誑則宜其云也如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爲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歐陽修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戡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有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

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

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嘗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自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諸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

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已上書

漢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直易左氏春秋

立博士詔下其議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范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退而上書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彷志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不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

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

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

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

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武事略歇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

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范甯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巳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

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匪邪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

貶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
以鬻拳兵諌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
拒父爲尊祖莊公不納子糾爲内惡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諌爲愛君是人
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
内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
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强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
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

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
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
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
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
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
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誠君
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
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
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

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
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
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
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
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
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
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
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
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
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已上春秋

郭璞爾雅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
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
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
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
莫近於爾雅爾雅者盖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
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
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
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
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
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

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王子雍家語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曰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

也孔子旣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

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
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
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
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
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
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
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
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

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
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
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
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
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
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
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
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
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

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
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
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
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
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
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
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
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

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
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
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
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
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
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
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嘗息
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
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稍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

神退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揚雄太玄攡　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擱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錯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

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察性知命原始見終三儀同科厚薄相劘圜則杌棿方則嗇吝嘘則流體唫則凝形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日月往來一寒一暑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一夜陰陽分索夜道極陰晝道極陽牝牡羣貞以攡吉凶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死生相樛萬物乃纏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illegible]

者其唯玄乎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嘿而該之者玄也攡而散之者人也稽其門闢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況其否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兼

制而博用者公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輆者聖也時與不時者命也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玄者以衡量者也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

曆者與之明者定之疑者提之規之者思也立之者事也說之者辯也成之者信也夫天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他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通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璿璣之統正玉衡之平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盛則又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無常夫天地設故貴賤序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常變錯故百事析質文形故有無明吉凶見故善否著虛實盪故萬物纏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極

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類相連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面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

經濟類編卷四十八

明 北海 馮琦 編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二

史學四十一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劉向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

陵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

其命湣然道德絶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固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

擯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

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
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
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
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
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
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
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
危爲安易亡爲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
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鞏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
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
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
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
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
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亾舊俗已熄久
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
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

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
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
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
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
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
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
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
莫不有利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旄飲其羊鬭轂

而輮輪者皆可以爲師儒廬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
賢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
輕儳苟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
騃樸鄙力農桑喫菽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
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論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
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
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

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

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自序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

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

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

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

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

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

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

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

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

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班固司馬遷傳論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

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前漢書序傳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爲字者一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倢伃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於長安況生三子伯斿稺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

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疏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虖伯對曰書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

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爲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上謝

曰請今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斿亦早卒

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答哀帝即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斿而弟畜穉斿之卒也修緦麻賻賵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

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罪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駮譏趙李亦無閒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

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

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迺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

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

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

下洽通爲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范曄班固傳論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實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遇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牴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班彪前史得失論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紀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

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

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荀悅置史官疏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獻帝覽而善之

漢紀序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

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損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王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劉孔才人物志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財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制禮樂則考六藝祇庸之德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泛論衆材以辨三

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無信以明僞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劉昭後漢書註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業刊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焕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稱綴

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絶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文靉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闕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

騁思雜風塵心撓成毁弗克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
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精覈故序例所論備
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群歸相沿也
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
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式曄遺
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
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
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壙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徒懷纘緝理慙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
匪同傳遠及其所植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

史永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貲乎已昔褚先
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
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
義存廣求一隅未覿兼鍾律之妙素揖校讐參曆筭
之微有慙證辯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
疑畧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畢詳密今令
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寶鑒
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
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
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
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
降懷近誠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
被詔使釆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
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
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
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
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
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
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

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
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
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
蜂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
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厲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
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
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
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
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

郎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大司馬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晉史陳壽王長文虞傳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沉習鑿齒徐廣傳論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亂研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

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于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于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北魏主以崔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

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魏主召高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簪浩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

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武帝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沈約禮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瀦流遂廣律厤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

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滈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畧竊以班氏律厤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祀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揔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

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與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謡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録何書自黄初之始徐志肇義熈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

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莫窺覬不作握河括地緑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晋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兖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晋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兖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户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亾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晋宋

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遥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毎含毫握簡杼軸忘餐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北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毎謂人

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

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太宗曰誠然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虚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太宗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太宗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録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高祖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

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明皇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吴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説使證魏元忠事説修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

倚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狥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文宗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文宗乃止

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文宗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

矣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冐居館下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息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息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毎毎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
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恣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
鬼神事眇芒荒惑無可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
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
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
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
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
而不爲又誘舘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
而欲勉人難矣哉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
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
遷爲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爲合
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
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
有故是非與衆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
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
折星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
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繫

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
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
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語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
説必新制度而騁才力焉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牵
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多闕載多逸
文乃別爲著録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
秋之作則爲尚書左氏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
於右合外傳於内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
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爲紀
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録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以

是無媿太初以來千有餘歳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
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
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畧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
語嘉言細事詳正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
褎貶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
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蹤南董亦無上矣儻
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絶麟之筆等古人之
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
哉

宋太祖時史舘修撰扈蒙請修日曆從之命宰輔日

録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太宗時右諫議大夫張佖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
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歐陽修論日曆疏　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

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畧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於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

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敗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白近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

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録事迹內有不勤其事曠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盡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蘇洵史論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

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蕪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疎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

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衰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

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

姓例亦以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蘇轍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横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食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鈞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

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作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畫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本大義明者也故齊威晉文有功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

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待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世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然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張舜民史說　馬文淵有言人貧當益堅老當益壯貧而堅者雖市里小民尚有之老而壯雖士人未之

見也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陛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勁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於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如劉賁

得柳子厚輩舍文字語言之外復何有哉　劉賁贊史臣以賁爲疏直賁於策中引襄公殺陽父春秋罪漏言而賁既戒帝漏言而身諭語於庭又賁不先以忠結上知後爲誅之若是殆非史家才識也且賁布衣也出應詔時何計先結主之知而後言之哉雖諫官御史以在近列當先視人主之意而方出言是何人也賁輩造庭待問有所及不列之於廷對何階而上達哉唯其疏直乃得敢言之士儻使來者皆三思後言之朝廷何望哉度斯人也殆是惡直醜正之人使惡直醜正之人執史筆以去取前人之事則一代

之人若爲準的賁雖不第同試如李郃輩公言於朝以爲已之不若一時藩侯爭相辟置如牛僧孺令狐楚不敢待以賓幙皆以師禮賁之是何同時之人其見重顧如此數百年之後獨不信於史臣之筆亦可歎矣

高宗時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無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寧宗時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

通畧等書欲度使肝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元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慱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經濟類編卷四十九

明　北　海　馮　琦　集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三

儒林五則

司馬遷儒林傳序　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

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
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
書坑術士六蓺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
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
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
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
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
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
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

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
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
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
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
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
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文帝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
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
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
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
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
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
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

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
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
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
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
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

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范曄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

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illegible]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illegible]

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

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

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黌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

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諓諓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

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
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
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
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
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
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
有意乎

晉書儒林傳論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
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嘆鳳鳥之不至
傷麟出之非時于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
吳孫孟之儔或親禀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強晉存
魯藩魏郤秦既抗禮于邦君亦馳聲于海內及嬴氏
慘虐棄德任刑焚詩籍于埃塵坑儒林于坑穽嚴是
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
救焚拯溺粗脩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
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
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從
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鄉
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

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于時武帝受
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
農積穀猶復脩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
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
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
區寓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
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寡起
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
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循刁杜諸賢並稽
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于綸言東序西

膠未聞于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默敦悅
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
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
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
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嘆息者矣鄭
沖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
儒林云

隋書儒林傳論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
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

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
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
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
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
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
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
後盛脩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
出其雅誥與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

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
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
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
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
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
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
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
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必有望于青紫或數將
運舛乃委棄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

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
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
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
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
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
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
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
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
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
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氷釋于是超

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
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
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
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
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
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
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
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
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
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

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冠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係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没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儒行 五則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巳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

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

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之以和爲貴忠
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
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
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
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
立獨行有如此者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
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

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
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
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可入飲食類

荀況儒效篇　大儒之效周公屏成王而屬天下履
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
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
天下不稱偏焉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
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呼先王以爲

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
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
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殺
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
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是雅儒者也倚
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
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
節是大儒者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
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

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
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
明于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
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
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
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
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
通于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懽之是何也則貴名
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
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
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
之國乎昭王曰善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愽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
對曰愽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
者以爲害義故不愽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
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
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
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
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謟下也
寧使民謟上

教學二十三則

荀況勸學篇　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
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
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
也彊自取柱柔自取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
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
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
聽而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呂覽勸學篇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

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
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
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
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
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
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
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
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
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

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兑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兑而反說之夫弗能兑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

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篇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

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鱉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

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誣徒篇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

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

誣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敺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

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慍懷於俗覊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賈誼勸學篇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傅白騰黑揄鋏陂雜芷若蝱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坌冐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旣遇

老聃噩若慈父爲行避景莰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劉安脩務訓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

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

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毋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
澤之所施　純鈞魚腸劒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
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
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
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
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
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爲微妙堯舜
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雜奇彩抑
黒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　盲者目不能別晝

夜分白黒然而摶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
蔑蒙不失一弦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
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
待檠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
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
規檃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
又況心意乎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田
者不強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
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以微
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味之過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
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劒或絶側羸
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琴或
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
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
也通人則不然服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

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
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黒之
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
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二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
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
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
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
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
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黒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

蒙目覗治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𧿹䠞摇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䩄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鶩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蝯自縱好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肆䓲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潰漸靡使然

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礲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蟆蟆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向建本篇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于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宮室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于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如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于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于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于情而行繆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

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以遊神也然曉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惰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

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

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于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illegible]

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illegible]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illegible]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
旁無所不容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

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徐幹治學篇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教以六藝曰

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入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
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
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黄鍾之聲然後知擊
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
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
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甚遠以其難而懈
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
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

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
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
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人師
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
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
畫采玄黄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
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
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
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没而後已故雖
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

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
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
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
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
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
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
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
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
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

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
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
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
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顔淵之學聖
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
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
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
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
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
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

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考僞篇　仲尼之没于今數千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乆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餙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説特論誣謡一

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内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内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别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

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愽文飾非而言訐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顔託之乎温恭然而時有距絶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説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

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餙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賛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

以其泉不中涌而汪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與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于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

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回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

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奸仁為佻姦禮為羞奸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

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于實也猶物之繫于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僞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故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閒為

闇不顯爲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于亂世而化庸人之末稱哉

晉虞溥訓諸生語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

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顔之徒亦顔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

患乎精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涖事則爲物軌運通則有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上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

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已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累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群塗思通闓實師明匪余求

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其義羲農宏贊立位時成離暉大觀渾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僣亂爰暨中古哲王各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達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兎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

餌取罝而責功蹄筌失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亂拔本塞源遁迹末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已

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道學一十七則
周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
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
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釋調桂
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
得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
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
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
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
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
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
即築室于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
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邵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
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
枕者數年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
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
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摶源流
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毋憂於蘇門山躬爨以
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
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
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
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
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

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
游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
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人無貴賤少長
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
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
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天性高邁迥
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
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
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

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爲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謚康節

程顥舉進士再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

句讀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呂公著薦爲御史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illegible]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illegible]與弟頤開汝

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行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世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顥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

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

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

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勤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

稱其頴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高宗時詔贈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

不黥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闒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張載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程顥程頤論道學之要煥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

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神宗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粟文校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楊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

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
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
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
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
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
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
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
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

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
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
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姿禀
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
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張浚薦胡安國高宗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
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
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
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

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
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
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
介不以取與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
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
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
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
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
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
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
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
夷變夏始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
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
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彊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
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
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
萬物無一足攖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
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

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
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
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
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禀學焉既博求之
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
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
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
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
高宗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
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崇伊洛之

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
陵譙定受易學于頤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
心爲物漬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
籍溪先生仕終祕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
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得其學爲多勉
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
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
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爲說聖賢之

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韜仲子以
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
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毎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
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
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
者稱爲屏山先生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
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
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孝宗已惑其說淮又
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
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

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
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
相違是之謂僞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
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
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
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
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毎於聽
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
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
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

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退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　王淮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

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

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昪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輙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

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刱爲道學之目鄭

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
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
好學為已慼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
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
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
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
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弟恐自
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
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
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

史首劾栗熹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
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熹家居自以
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
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
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
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
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冑
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
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
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

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
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
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
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
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
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
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
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
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
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

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
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
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
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
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
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
定為尤袤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
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
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

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踰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

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熹家貧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

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季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

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榦劭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任

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
旨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
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
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
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
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
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熹爲學益力熹語人
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
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

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
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
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
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
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
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況
元定子也著書傳
張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
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
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

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
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
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
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
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
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
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
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
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
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

日有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欞覿慙
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
隨事開曉其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
異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
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
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
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
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
先生

宗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
端憲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撫
州金谿人幼頴悟端重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
尊其說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
興起改全州教授卒張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
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　九淵九齡
弟生而頴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
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
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
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

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
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
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
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
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荊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
卒謚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鵝湖辨論多不合
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
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
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部亦學問
淵粹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

楊簡沈煥舒璘燮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
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
則與天地相似簡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
法所著禮書行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為太學錄以
所躬行者淑諸人同僚忘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
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
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
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

可以言學璘刻苦磨礪改過遷善從張栻及九齡遊
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徒步往謁之乾道中為
徽州教授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真德秀及禮部侍郎程泌吏部侍郎朱著並兼侍讀
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郎陳貴誼軍
器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
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
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讎知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
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
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

寧宗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了翁嘗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詆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眞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理宗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官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

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輙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旣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絶之德秀晩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爲多

呂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

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脩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甞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

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

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者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illegible]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譡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衟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

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

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旣下韓侂胄大喜卽遷文虎僉於要職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爲軍器監

理宗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

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許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旣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病革家人祠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旣徹而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

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金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牴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淸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

謚文安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齏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

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經濟類編卷四十九終

經濟類編卷五十

明　北　海　馮　琦　纂
弟　馮　瑗
楚黃門人周家楝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文學類四

璽書附詔十則

漢文帝答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南粵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

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遺匈奴書 一首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且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

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

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使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携劔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

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
相呑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置敎尉佗制七郡之計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
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宋欽宗罪已詔　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
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
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
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
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
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

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
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
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
下方鎭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
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彊外者並
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宇文虛中筆
寧宗時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
乃議降詔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
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
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人塞

而公肆劍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
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
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
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
院李壁之詞也
理宗罪已詔　數年之間災難巳甚屬暑金之寖滅
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
之勢心之憂矣將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
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
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

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
之滿目如疾病之在身學士吳泳詞

書二十五則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

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

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

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漢王遣知隗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諭之曰遣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于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

計遣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命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伏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胷參之有識邯得書沉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

隗囂擄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申屠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酧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

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餘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粹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

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污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

王莽敗竇融以軍降更始爲張掖屬國都尉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將隗囂先稱建武年號外順人望內懷異心會囂反畔融與書責讓之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

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

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馮異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

閉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

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遺李軼書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

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喩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

馮衍說鮑永說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

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陳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擧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

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彊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

為用備不豫具雖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挾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良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懽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

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毋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鮑永馮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螘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

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
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
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
也聞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
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
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
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
義毋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

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
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爲兄
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
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
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
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
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
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
唁兄之志主亡一歲是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常
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下

子恩爲君父乎欲搓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
邑言衍不從

田邑遺鮑永書　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
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
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内爲刎
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
鄉首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
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
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智伯分國既有
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

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
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
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
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
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
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
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搓觸患履深淵之薄水
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知也絕鮑氏
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
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

族將行其法能逖不自詰者舒也能更舒宗者孚也
末邑遂結怨焉

孫策責袁術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襄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

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包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餧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

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

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
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
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
機宜愼於舉措若雖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
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
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
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
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尙明所見之餘
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

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
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
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
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
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
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
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
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
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彌
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

弦處我涿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發
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
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
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飽殺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
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
以焚燹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
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
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
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
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

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
民之不寧每輟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
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
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
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異謀
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
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
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
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
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

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
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
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
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
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
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斾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
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
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
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
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

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
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
好若斯言之皓皇天是聞

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
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
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
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
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受
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

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
陰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
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
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
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
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無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翩然之成議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
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

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
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
陰有鄭武取胡之許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
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
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
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
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
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

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頗
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
欲觀湖漢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
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
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
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
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
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
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

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
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潜夏陽魏豹不意江
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
而張形勢更無以威勝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
辭遜意狹鄙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
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
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
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
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
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
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
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
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
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
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
雖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而孤
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
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
而已

審配獻袁譚書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
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
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
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
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

巳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内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齊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

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前之福故悉遣强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寶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侍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

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静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内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跡無所逃命困獸必鬭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蘇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

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蚤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殿堂之上配等亦歛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法正與劉璋牋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没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夙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至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于外言

足增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悦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强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别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争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争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户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

腹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户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

圖變化以保尊門
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
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
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
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
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
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
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
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
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

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
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
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
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絃十
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
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
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近疆場列郡大荒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
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

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
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
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
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
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
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
偏師同心上下用力棱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
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
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

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虢滅虞亡
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
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
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苟延日月此猶魏
武侯却指山河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
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
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
國家整治器械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
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

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釋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發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

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晉華譚聞陳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敘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擄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朝暮義夷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節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耻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遥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

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潤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

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曾無交恩紀特隆令伯氣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柴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躰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吾良策以存嘉謀也

石勒破鬻平原與毋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附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啚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

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崔氾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剗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

尚能翮佐勾踐取威黄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
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
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
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
雖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
越外杖周張內馮顧陸距魏赤壁尅取襄陽自茲以
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
江表爲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淩統高蹤曠
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
危甚于累卵假號之强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

蕩王郎表術雖自許儁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
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已昔
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庬於寇讎之際受大
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
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
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
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庬在一方敢不竭命孤
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
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杜弢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
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
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
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
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
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
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
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
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
後輸誠盟府廣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

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
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于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
骨肉之施此公覺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
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于聖主之聽戮吾使于市
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
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
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
之陶侃宜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憲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踧思善之

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略烏合
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
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杜於時
不謚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
安危司馬遷明言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
千里聲播汝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交措
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
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
想盟府必結紐于紀綱爲一匡于聖世使吾厠列義
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掃長虵于荒裔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
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脩禹貢之舊獻展
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
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
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汝岳荷忠順之恕衡湘
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
可金玉其音哉然顒顒十餘萬口亦勞瘁于營備思
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二血
誠不亮益粱受殃不惟鄙門而已屬其哀之乃啓呈
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何[illegible]

事無羡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
究李驤爲變樂鄉切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
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
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
首作亂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
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
陽光武詣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
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圮運之
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
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

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宜揚聖旨雲澤沾之于
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宜詔書大赦
簡文帝輔政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高嵩代
帝諭溫書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
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
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
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
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

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闕務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係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

唐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自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

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邁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劉弘與劉喬箋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由直既均責有所在廡蕳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顧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于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

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伐之吾州將不從由伐之不允但矯往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

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

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

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

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堝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

家牛馬駞羊之產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皆倉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

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遠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蕃痍萬民拒朝廷

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

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伐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淸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紛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

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歸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冤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

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官故事功高者

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